

漢書補注

爰盎罷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罷古朝字其下作朝蓋通用耳

漢書四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瑱邠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爰盎字絲其父楚人也師古曰盎音一浪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

世師古注陳申公後世孫爰諸生爰滿塗因而命氏其後或為韓

字又作袁字本一族也按爰清塗左傳作韓公穀作袁袁盎史記

作袁漢書作故為羣盜徙安陵也補注先謙曰據史記其父為盜

爰實係通用也高后時盜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盎兄噲任盎為郎中師古曰

所保任故得為郎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師古作如絳侯為丞相

清集解引亦作如淳官本是也郎中史記作中郎朝罷趨出意得甚師古曰意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補注先謙曰史

徐廣曰自一作目案君無自送臣之盜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理帝禮絳侯亦不至是目送是也社稷臣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

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其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

與亡者也亡之義以相形也如以下亡字並屬主謂弗能正為從新

主要為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曰言是

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補注王念孫曰顏說

疾病篇言有主行有本繫辭傳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說苑說董

篇主作本是本與主同義史記作主兵柄是其明證矣周壽昌曰

明世稱大司馬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其誅諸呂太尉主兵適

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師古

也似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師古曰莊

也獨此與莊青翟及鄭當時字莊未改已而絳侯望益曰吾與

汝兄善今兒遇毀我師古曰望責怨之也補注先謙曰時益年少

之傳廷尉張廷尉也廷較通義為深疑益遂不謝補注先謙曰廣

廷適形近致誤非班氏改廷為通也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

及絳侯就國人上書告曰為反徵紫請室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

在文帝四年請室史記作清室賈誼傳諸公莫敢爲言唯盜明絳

侯無罪絳侯得釋盜頗有力絳侯迺大與盜結交淮南厲王朝殺

辟陽侯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居處驕甚盜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

地師古曰適上弗許淮南王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謀反發覺上徵淮南

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盜時爲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曰

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補注王念孫曰

霜當爲霧霧說文本作霜形與霜相近因譌而爲霜考史記袁盎

傳淮南厲王傳及漢書淮南厲王傳並作霧露後漢書謝安傳如

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而陛下竟爲曰天下大弗能容補注先謙

目以見天下語意卽本此補注宋祁曰淮南王至雍病

以誤有殺弟名柰何上不聽遂行之補注宋祁曰淮南王至雍病

死聞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也問聞於天子也補注上輟食哭甚

哀師古曰止也盜入頓首請學師古曰自責上曰曰不用公言至此盜

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曰毀名

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蓋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

交睫解衣

師古曰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睡寐也睫音接補注宋祁曰解字上當有不字錢大昭曰睫古作𦏧史記扁鵲傳

云忽忽承朕說交睫目旁毛也

先謙曰史記有不字無亦可通

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

已布衣猶難之

補注宋祁曰曾參字上浙本存孝字句義並足先謙曰史記亦無孝字惟下文過曾參遠矣曾參下

有孝字案猶難之者承上文數事而今陛下親已王者修之過曾

言無孝字句義未嘗不足宋說非也

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顓制

師古曰顓與專同

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

不測淵

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

雖資育之勇不及陛下

孟康曰孟資育皆古勇

也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

師古曰鄉讀曰嚮夫

許由一讓

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堯讓天下於山山

陛下五呂天

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已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

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迺解

補注先謙曰史記此下有曰將奈何

是文帝立其三字盜繇此名重朝廷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盜常引大體忼慨

皆為王二十八字

宦者趙談曰數幸常害盜盜患之盜兄子種為常侍騎諫盜曰注補

先謙曰史記騎下有持節夾乘四字諫作說集解引徐廣曰說一

作謀先謙案諫盜當為謀盜之誤也謀盜謂與盜謀說文慮難曰

謀與此文台若作諫則非其義矣諫謀形近易亂本書敘傳贊耳

謀甘公一本作耳諫甘公淮南主術訓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注諫

或作謀皆君眾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其師古曰惡謂謂毀之言

其證也記作君與關廷辱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盜伏車前曰臣聞天

之使其毀不用子所與其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補注王先慎曰隋書禮儀志與

子所與其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下云漢室制度以雕玉為之方

徑六尺通典六十三夏氏末代制轎秦以帛為君之乘漢今漢雖

因之以雕玉為之方徑六尺或使人輓之或駕果下馬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其哉補注宋祁曰一本

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其哉云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

下趙談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盜搢轡與擊同補

下趙談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盜搢轡師古曰搢

注先謙曰史記作上曰將軍怯邪盜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

袁盎騎並車擊轡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墜也補注

師古曰或無之字下同先謙曰索隱張揖云恐簷瓦墜中人是也

宋祁曰或無之字下同先謙曰索隱張揖云恐簷瓦墜中人是也

詳司馬相如傳百金之子不騎衡如信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

相如傳百金之子不騎衡如信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

解徐廣曰衡一作行韋昭曰衡車衡案隱衡木行馬也案諸家說  
如治為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楯者曰欄橫者曰  
楯是也盧文弼云跨衡甚危即非百金之子亦未必敢以身試二  
句正言其過慎耳北齊書顏之推觀我生賦中正作垂堂倚衡足  
證如說不誤先謙案水經注亦作立不倚衡史記上作千聖主不  
金之子坐不垂堂而百金之子下無立字則文義不備  
乘危不徼幸補注先謙曰史記天子駕六今陛下騁六飛如治曰六馬之疾若  
宋書禮志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馳不測山補注沈欽韓曰  
飛謂飛黃也先謙曰史記作六驂記作馳下峻山有  
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  
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師古曰同坐謂所坐之處高下齊同  
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蓋引卻慎夫人坐蘇林曰郎署上林中  
顏說非及坐郎署長布席蓋引卻慎夫人坐蘇林曰郎署上林中  
盜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律設供帳待之故得御慎夫人坐也師  
古曰卻謂退而卑之也坐音材臥反補注宋祁云趙本及景德木  
監本並無長布席三字一本云郎署長布席學官本無長布席三  
字若上云及坐郎署錄社似不成語與上句了不綴屬必須曰郎  
署長布席義乃可安何焯曰郎署長亦從幸上林職司布席耳未  
必天子幸署也如注恐非先謙曰詳蘇如注二人所見本皆無長  
布席三字類但引如蘇注未為郎署長作注則所見本亦無三字  
治要引作及坐郎署漢紀通鑑同是長布席三字後人據史記誤

加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

下和今陛下既曰立后慎夫人適妾妾主豈可曰同坐哉且陛下

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曰為慎夫人適所曰禍之也獨不見人豕

乎張晏曰戚夫人也於是上迺說師古曰說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

五十斤然盎亦曰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師古曰調

釣反補注周壽昌曰中郎將與郡都尉皆比二千石出而中出之

外曰調顏注非先謙曰調選義本如滄見集解引顧炎武云此今

日調官字所本調也如訓為選未盡琴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

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

如滄曰種稱叔父字曰絲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從子呼叔父

字僅見此文史記作苟欲刻治下文絲能日飲史記作君能日飲

得之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

王母反而已

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補注吳仁傑曰衛紹傳不

日飲毋苛按王莽傳掖門僕射苛問又亭長苛之古苛何通種本

意蓋曰吳王驕日久又南方卑溼宜日飲酒而已其他一切勿有



所問如此而後可免禍也亡與毋義訓不同亡者有亡之亡而毋  
則禁止之辭也彼方戒盜勿有所問則其字當從史記為正先謙  
曰吳說是也亡毋古自如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盜盜  
通用但不當如顏解耳

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盜還媿其吏師古

日慙不見禮也乃之丞相舍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補注求見丞

相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問師古曰欲因問丞相曰使君所

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補注先謙曰之曹往則私

吾不受私語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即私邪即則雙聲故兩書盜即

起說曰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脫說君為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師古曰度計量

丞相曰不如盜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

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迺為材官蹶張遷為隊帥如前日隊

官師古曰帥音所類反補注沈欽韓曰通典積功至淮陽守非有

司馬穰苴曰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

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郡官者上書疏補注宋

官者既云郎官何更施者字明未嘗不止輩受其言不可用置之

是官與宦者略述禁中人耳 補注王念孫曰受其言下當更有一言字言不可用正與言可采

對文今本脫一言字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引此正作言不可用史

記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已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

同師古曰日日得聞異言也 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大夫上三字

聞越本亦無大夫上字而此本獨無上字要須得之對下句君字

先謙曰史記作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問案上字

不可省宋說是也賢士大夫今古恆言不當竄入英字景德本越

本無大夫字作賢英士亦屬罕見疑後

人妄加英字也官本注在益聖下

聖而君自閉箝天下之口師古曰箝箝也音其炎反 補注而日益

愚夫曰聖主賁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迺不

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客益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益輒避

益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鼂錯為御史大

夫使吏案益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曰為庶人吳楚反聞師古曰

天錯謂丞史曰如治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及史也

補注先謙曰御史兩丞一曰中丞表言成帝更御

史大夫名大司空置長史如中丞又云哀帝時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是丞史即御史丞如云丞及史分丞史爲二非也府中之史職分卑微不當與丞並稱錯亦不至與商要事也集解引丞及史又誤作丞相史爰盜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補注先謙曰索隱謂絕吳反心也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盜不宜有謀如淳曰盜大臣不宜有姦謀錯猶與未決師古曰與讀曰豫人有告盜盜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已反補注齊召南曰此文刪去史記鼂先謙曰時嬰薦用盜見嬰傳願致前口對狀師古曰至天子之前也補注錢大昭曰致南監本闕本作至先謙曰官本作至史記同是也顏注不誤嬰入言上迺召盜盜入見竟言吳所已反獨急斬錯曰謝吳吳可罷上拜盜爲秦常補注先謙曰此及下文秦常竝當爲秦常之誤也本傳太常字皆不通作秦公卿表奉常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此在景帝三年正當作奉常不作太常也奉與秦形相近後人但知太常罕知奉常以秦太通用遂疑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講奉爲秦之誤而妄改之耳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講陵長者謂徙居諸陵未仕之人長安中賢大夫則

長安中賢大夫

陵長者謂徙居諸陵未仕之人長安中賢大夫則

為朝官者也此脫長者二字文  
義不合諸陵不得有大夫也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

鼂錯已誅盜呂秦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呂

五百人圍守盜軍中初盜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婢也盜

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者通迺亡去盜驅

自追之師古曰驅馳而追言疾速遂呂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盜使吳見守從

史適在守盜校為司馬師古曰為校中之司馬所領士卒正當守盜竊注先謙曰史記作從史適為守盜校

尉司迺悉呂其裝齎買二石醇醪師古曰裝齎謂所齎衣物自隨者也醇者不雜言其醴也醪汁

滓合之酒也音牢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陬卒卒皆臥師古曰陬隅也飲音於禁

反陬音子候反又音鄒補注宋祁曰古本飢下有乏字今削之無害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已去矣

吳王期旦日斬君盜弗信曰何為者補注先謙曰史記何上有公字不可省司馬曰

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補注

先謙曰疑當作老親吾不足奈公師古曰奈古累字也音力瑞反司馬曰君弟去師古曰臣弟但也

亦且亡辟吾親如淳曰：辟，匿也。吾親不使君何患？迺曰：刀決帳道從

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令通道得亡也。補注：王

史記作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出，集解如淳曰：決，開當所從

亡之道。張音帳，案道與決張義不相屬，如顏皆以道為道，路之道

上屬為句，非也。道讀曰導，醉卒道直出也。說苑復恩篇：「乃以刀

決帳從醉卒道出，醉卒道即醉卒隨也。」司馬與分背時各去也。益

疑訓為道，則上道字非謂道，路明矣。司馬與分背時各去也。益

解節旄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補注：先謙履步行七十里如淳

履步行而逃亡，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杖步，行七里，易得脫，若七十

節旄以其杖指而步行也。吳壁梁郊本：杖七，八里，易得脫，若七十

里之遠，吳豈不能以一騎追捕乎？先謙曰：說文：履，行也。履，行也。履

廣類，證云：然則履，屬古時同類也。漢書：袁盎履，行七十里，是也。案

履，則不可通矣。履，亦作躡。本：書：昭注：同。草履，輕便，故著以行。若木

踏也。履，互稱。故木履，亦通。稱木履，釋名：履，踏也。又云：帛履，以帛作

輕便，因以為名也。履，指也。踐泥也。又云：帛履，以帛作

之如履，不曰帛履者，履不可踐泥者也。履，踐泥者也。又云：帛履，以帛作

泥而浣之，故謂之履也。以履與履判然二物。後世承之，蓋非古義

矣。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梁軍之騎，遂因得脫。歸報天子，補注：先

諫曰馳去得梁馬馳去也史記馳去上更有騎字官本注將下多軍字吳楚曰破上更曰元王子平

陸侯禮為楚王曰盜為楚相當上書不用盜病兒家居與閭里浮

湛相隨行鬪雞走狗

師古曰湛讀曰沈

雒陽劇孟嘗過盜盜善待之安陵

富人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

服虔曰博戲之徒也

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

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

有師古曰凡人在生不能無緩急之事

夫一旦叩門不曰親為解

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臣瓚曰凡

人之於赴難濟厄多曰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師古曰瓚說是

也解者若今言分疏矣補注錢大昭曰案論語子路問聞斯行諸

包咸以為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

安國以為當白父兄不得自專白虎通義亦云朋友之道親存不

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為之減食友寒

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曰友飢為之減食友寒

為之不重裘然則以親為解行古之道不曰在亡為辭師古曰或

也先謙曰史記一旦下有有急二字辭云不在補注王文彬曰史記在作存在亡猶存亡耳言緩急可

特不以身之在亡為計而諉謝也一曰不以友之在亡而異其情

也顏說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文穎曰心季布弟也今公陽從

未當

數騎

鄧展曰陽外也晉灼曰陽猶也師古曰鄧說是也補注先

伯世家公于光詳為足疾索隱詳也陽與伴字相段義亦相通

知也釋文陽本亦作伴是陽從數騎正與徐說一本詳從數騎相同謂富人僞飾以炫人也鄧說未明

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盜師古曰盜雖居家

補注先謙曰居家當為家居而誤倒也上文亦云盜病免家居景

凡言隱不仕者皆謂家居不云居家也史記亦作袁盜雖家居景

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盜進說其後語塞師古曰塞

梁王曰此怨盜使人刺客刺客者至關中問盜稱之皆不容口師古曰稱

美其德口適見盜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

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也備之盜心不樂家多怪適之梟生所問占蘇林

栢文穎曰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也師古曰蘇音文還梁刺客後

曹果遮刺殺盜安陵郭門外補注王先謙曰西京雜記袁盎家以

先謙曰梁孝王世家後褚先生曰梁使人殺袁盎盎顧之曰我所以

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

其創新治問長安中創屬工工曰  
梁郎某子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

雷錯潁川人也

通請錯匪窮之故已韻而言晉音是也潘岳西征

賦乃讀為錯雜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

師古曰軹縣之儒生

之錯不可依也申商法也補注周書昌曰傳明云學申商刑名於張恢生是生乃

刑名家非儒家安得稱儒生生亦先生也史記作張恢先徐廣注

先即先生索隱軹縣人張恢先生蓋生為先生先亦為先生也此

傳鄧先顏注鄧先猶云鄧先生也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也注先

先生貢禹傳朕以生有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補注先謙曰劉

伯夷之廉注生先生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補注先謙曰劉

曰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補注先謙曰

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服虔云百石卒錯為人陷直刻深師古

史集解引憲注亦作掌故百石六字衍錯為人陷直刻深師古

字與峭同峭謂峻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

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補注錢大

當作奉常時尚未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師古

改也下太常亦誤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師古

師法而詔曰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師古曰初為舍遷博士又上書

說其義師古曰初為舍遷博士又上書



言人主所已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已知術數也

張晏曰術數刑名之

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公孫弘

云損生殺之力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

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耳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定法

篇申不害言術術者因能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採生殺之柄課羣

臣之能此人主之所執也又申子曰故人主知所已臨制臣下而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

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已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已安

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已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

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已知事爲也

師古

曰言何用知事臣之愚誠已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

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

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

師古

謂所說之義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

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已陛下爲

心也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詩書也補注先謙曰書當爲禮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

用今世者曰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

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補注先謙曰集解服虔曰太子綱家

曰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補注

王先慎曰史記樛里子傳樛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曰禦

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

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師古曰毆其後與彊同

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師古曰益奮厲也敗

兵之卒沒世不復師古曰永挫折也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

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

和輯士卒底厲其節師古曰輯與集同底與砥同起破傷之民曰當乘勝之匈奴

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法曰大有所利補注宋祁曰而法曰大有所利此語絕不傍

理蓋下有兵法曰故後人誤書耳當從漢本作敗其眾而有大利先謙曰通志九十七是錯傳亦作敗其眾而有大利非隴

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

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安邊境立功名在於夏將不可不

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

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讀

音子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中木所在師古曰中

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補注沈欽韓曰六韜奇兵篇土山

丘陵曼衍相屬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續平原廣野此車騎之

地補注宋祁曰地字下當有也字前後相準存也成文步兵十不

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師古曰遠難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

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補注先謙曰官本草作中可前可後此長戟之

地也補注沈欽韓曰吳子圖國篇長劍楯三不當一翟葦竹蕭師古

載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

曰崔亂也葦葭也蕭蒿也崔音完補注先謙曰官本崔作崔注同亂作亂是中木蒙龍支葉茂接  
龍音來東反龍音來東反也此矛鋌之地也師古曰鋌鐵把短長戟二不當一

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

不服習起居不精補注先謙曰起居猶言坐作動靜不集師古曰趨利弗及避

難不畢補注先謙曰畢盡也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師古曰金鼓則

音爲是作指非王念孫曰作指者是也景祐本亦作指指者意也

鼓之意主於進金之意主於止若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

則與金鼓之意相失非謂與其音相失也顏注鼓所以進取金所

以止眾正釋指字之義宋改指爲音而各本皆從之誤矣通鑑作

防十作音亦後人以俗本漢書改之漢紀正作指先謙曰通鑑作

指胡三省云指當作音則亦此不習勒卒之過也補注先謙曰言

爲宋說所誤矣解讀曰解此不習勒卒之過也應劭曰祖楊

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肉袒也師古

曰裼音錫補注先謙曰管子參患篇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無操者同實弩不可已及遠與短

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師古曰鏃矢鋒也

謙曰管子參患篇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此將不省兵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

之禍也

師古曰省視也補注先謙曰兵謂器械

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已其

卒于敵也卒不可用已其將于敵也將不知兵已其主于敵也君

不擇將已其國于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

補注錢大昭曰國南監本闕本竝作兵先謙曰

作兵者是也官本亦作兵言利器精卒知兵之將擇將之君此四者皆用兵之至要也若國之至要則不僅此四者治要引作兵通

鑑同漢紀亦作此四者兵之要也知古本作兵汲古本誤國耳管子參患篇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

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于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于人也臣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于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于人也

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

師古曰易平也音弋鼓反補注沈欽韓曰大司馬鄭司農

注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

夫卑身已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已攻大

敵國之形也

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其制之也

已蠻夷攻蠻夷中國之

形也

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補注沈欽韓曰管子霸形篇以負海攻負海中國之形也

今匈奴

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

師古曰與

猶險道傾仄且馳且射師古曰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

渴不困師古曰罷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易地輕車突騎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

師古曰撓撓也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一曰撓曲也弱也勁弩長戟

音女教反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一曰撓之撓當作撓勁弩長戟

射疏及遠師古曰疏亦闊遠也補注劉奉世曰長戟恐誤或者勁

有鈎又不可射先謙曰胡三省云文意各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有所屬勁弩所以射疏長戟所以及遠也補注沈欽韓曰司

格者補注先謙曰荀子議兵篇堅甲利刃長短相雜補注沈欽韓曰司

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師古曰五人為一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五人為一

送戰則久皆戰則強蘇林曰弱音馬騾之騾如

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蘇林曰騶發也處平易之地

可曰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騶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

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

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曰射也手工矢善故中

則同的謂所射之準臬也蘇音失之矣臬音牛列反即謂檠也

補注沈欽韓曰既夕禮注蒲葢也此葢之正訓也以葢為

善望文生義耳此作騶又不可以左傳文為據蘇音騶是也騶策

蘇秦曰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者是也列于仲尼篇善射者

能令後綴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王引之曰訓騶為矢則與

下句矢字相複蘇讀騶為騶是也騶發謂疾發也字或作越韓子

入說篇釋文騶仕救反是騶有騶音也荀子禮論篇步中武象越

騶而騶釋文騶仕救反是騶有騶音也荀子禮論篇步中武象越

中韶渡正論篇越作騶史記禮書作騶是騶越與騶通也漢紀

孝文紀正作則匈奴之革筥木薦弗能支也如鎧者被之木薦呂

材官騶發作如桶一曰革筥若桶木薦之已當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

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筥音息嗣反師古曰給謂相連及補注

就相薄師古曰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先謙曰官本及作也通鑑

胡注引作及荀子性惡篇齊給便微注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

本書司馬遷傳虜救死扶傷不給顏注給猶供也此云相連及其

義不此中國之長技也曰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

明陛下又與數十萬之眾曰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曰一擊十之

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曰大為小曰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

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夫曰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度

難強必弱也俛亦俯字印讀曰仰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曰跌跌不可復起也師古曰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跌足失據也跌音徒結反

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

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已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

俗和輯其心者師古曰輯與集同也已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已此當

之平地通道則已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

加之已眾張晏曰衡音橫師古曰衡即橫耳無勞借音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

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師古曰財與裁同也補注先謙

日財少也解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

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李奇曰三者得地利形卒服習器用利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

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

不明擇於不狂是已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

本當世急務二事補注先謙曰勸農力本一事班氏載入食貨志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

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楊粲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補注先謙曰楊官本竝作楊置戍卒



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曰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

卒積死

補注王念孫曰積字師古無注案積讀爲漬漬死病死也

相漸漬而死也蟠氏注引曲禮四足死者曰殯今本漬作漬注云漬謂相漬汗而死也引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災者何大漬也今本

漬作瘠何注云瘠病也齊人語也又十七年齊人潰于遂傳曰潰者何潰積也

多也釋文積本又作漬積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

厚六尺

文穎曰土地寒故也補注沈欽韓曰尸于朔方之食肉而

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

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補注先謙曰肌肉下有毳文其性

能寒

師古曰能讀曰耐此下能暑亦同

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

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

補注先謙曰能亦讀曰耐通鑑三能字竝作耐戍者死

於邊輪者償於道

服虔曰償什也如清曰償音喬

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曰讎發

之名曰讎戍先發更有讎及發墻置人後曰嘗有市籍者又後曰

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

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

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

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

發之不順行

者深怨有背畔之心

補注何焯曰恐文帝懲秦成卒創亂不敢從民實塞下故就秦所以致亂之故分疏明白

使議不得撓也先

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已計爲之也

師古曰北

謂敗退補注何焯曰言自計亦爲利而願爲之也

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

則得其財鹵已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

師古曰蒙冒犯也視

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

得一算之復

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目反補注先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

天下明知禍烈

及已也

師古曰猛火曰烈取已喻耳

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

師古曰倡讀曰

唱

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已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

不著於地

師古曰著音直畧反

其勢易已擾亂邊竟

師古曰竟讀曰境

何已明之胡

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墜

爾古曰塹古野字補注宋祁曰新本居字下有也字歐字下有放  
字若去也去放語迫而不文放字猶害於義先謙曰治要引有放  
字浙本是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已足觀之往來轉徙時  
也此奪文

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已離南晦也爾古曰晦古車

之處也補注宋祁曰景德本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  
無以離二字校添刊誤亦改

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已候備塞之卒補注沈欽韓曰此謂

隴右河西也以漢郡言之上谷代郡漁陽右北平之塞當匈奴左

地駐紮王極於遼西明之邊鎮則大甯及遼西二鎮今之土默特

科爾沁等部落中雁門定襄五原之塞為匈奴中地地雖明之

宣府大同山西邊境今之歸化城吳喇武都部落上郡隴西北地之

塞當匈奴右地貼察王極於海而嘉峪關即酒泉塞哈密國為車

固原甘肅今之鄂爾多斯青海而嘉峪關即酒泉塞哈密國為車

似鼉錯時河西四郡尚未開斥故言邊塞出於隴西卒少則入注

先謙曰官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  
本入作人  
足多發遠縣緩至則胡又已去李奇曰緩音裁師古曰緩淺也猶  
謂文緩帛雀頭也一日微黑色如紺緩淺也桂類義證云言淺於  
紺也六書故緩一色之淺也引申之則甫雨為緩官本注至下無

也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

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已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

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不知胡人之能補注

日不知其所能則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已備之已便為之

高城深塹補注宋祁曰以其便為之存以字不成句且無義周壽昌

字不可去先謙曰胡三省云因山川地形之便具藺石布渠荅服

而為之城塹依周說則謂因事之便二義並通具藺石布渠荅處

日藺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荅鐵疾藜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

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

步一荅廣九尺袤十二尺師古曰藺石如說是也渠荅蘇說是也

雷音來內反補注錢大昭曰惠士奇云雷石一作礮石潘岳詩居

誅詞所謂以鐵鎖機關既縱礮而又昇焉是也一名礮石間居

賦云礮石雷駭注云礮石今之礮石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為

機發行三百步說文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礮敵一名礮魏

志謂之霹靂車亦曰拋車後世易石以火號震天雷蓋師雷石之

遺意而加酷矣沈欽韓曰墨子雜守篇藺石厲矢諸材器用皆謹

尉繚子兵議篇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荅而守是謂無善之軍

先謙曰官本疾作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補注先謙曰官

疾一荅下重荅字

本考證真德秀

云謂大城中復立一小城也沈欽韓云通典守拒法城外四面壕  
 內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謂之羊馬城  
 先謙案真說以復為一城其內為句沈說以復為一城為句按大  
 城內無庸更為小城沈義較優漢紀刪去具蘭石布渠荅二語於  
 復為一城上增其外二字則亦與沈說合矣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  
 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物計城邑之為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  
 中令有千家曰上也調音徒釣反外蕃也若今時  
 竹虎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曰沙布其表旦視其迹曰知何  
 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呂竹篾相連遮落之  
 也補注沈欽韓曰六箱軍用篇山林野居結虎落舊五代史慕容  
 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其護城籠亦謂之虎落舊五代史慕容  
 彥超設虎落以護城是也管子度地篇樹以荆棘上相檣著所以  
 為固也先謙曰於內城小城之中間以虎落周繞之故曰中周虎  
 落也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舉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  
 也有罪自首除  
 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也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  
 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復音扶目  
 反不足募曰丁奴婢贖舉及輸奴婢欲曰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  
 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師古曰復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  
 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郡縣之民得買其爵曰自增至卿  
 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

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朝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補注錢大昭曰其亡夫若妻案樊噲傳賜爵卿卿謂左庶長以上之爵孟說非

者縣官買子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

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已其半子

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為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已半子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為寇驅畧漢人及畜產而宅人能止得

其所驅者令其縣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此承本主已半賞之縣官為贖上句之言謂官為備價贖之耳張說非

也補注先謙曰之言官本無其民如是補注劉奉世曰其民當屬之字通鑑胡注引有之字其民如是上句先謙曰劉說是也胡

驅人民畜產而宅人能止得其所驅者畜產則以其半予之無須官為贖取其民人各有骨肉弗能予人則官為備價贖之仍令宗

聚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已德上也師古曰言非已此事也欲立德義於主上也

補注王女彬曰言民之出此非以上之厚施而德之也下之於上不能以立德言顏說非欲全親戚而利其財

也此與東方之戎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民

不習戰鬪當戍邊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戎作已陛下之時徙民戍是胡三省云言其功萬倍於東方之戍卒也

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

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師古曰言發怨恨上之人使行戍役也

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曰實塞下使屯戍

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補注甚大先謙曰益漸也解見景十三王傳

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師古曰輯稱副也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

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師古曰輯與集同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

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補注王念孫曰募當為募民募先至者之安樂而欲往故曰相募而勸往不當云相

募也此涉上文募民而誤通典邊防十作募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鑑漢紀七正作募臣聞古之徙遠方

曰實廣虛也師古曰所曰充實寬廣虛之地補注王念孫曰廣與廣同廣空也虛與墟同謂徙遠方之民以實空曠

之墟也漢紀作實空虛是其證矣邱墟字古皆作虛五行志師出

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是曠與廣通廣虛猶言曠土耳若以

廣為寬廣虛為空虛則廣虛之下必加之地二字而其義始明矣武五子傳廣廣義可互證先謙曰此與下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竝作一句讀師古以上相其陰陽之和蓄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加所字分為二句非也

之宜觀其山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

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

張晏曰二內二房也補注沈欽韓曰二內

東房西室也王鳴盛曰鄭康成謂古者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則但有東一房西一室無左右房房者旁也在室兩旁也其制與室不同之處未能詳析蓋前爲堂後爲室而室之東置器物焉旁爲一房此大夫至庶人同者張晏涵言二房非也

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已輕去故鄉而勸之新色也

師古曰之

往也補注錢大昭曰色當作邑先謙曰官本作邑

爲置醫巫已救疾病已脩祭祀男女有

昏師古曰皆謂婚姻配合也

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

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

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補注劉攽曰所種所樹畜積長茂先謙曰此與下室屋完安對文劉說是也

室屋完安此所

已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已備敵也

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

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補注劉奉世曰假服說是古者戌皆有期代則不置故曰假謂其權

設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周壽昌曰周官司服注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邑因軍旅什伍官府巡徼者亦襲其服案軍旅



十伍之伍伯即古之假五百官府巡徼之伍伯則後世執人之類

非兵帥也先謙曰胡三省云五百即後所謂伍伯也賈公彥曰伍

伯者漢制五人為伍伯長也沈約曰舊說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

從旅者五百人也今諸官府及郡各置五百四以象卿行旅從依

古義也王文彬云五家為伍由長里遞增至連得二百家不得以

五百人為旅之義證之此文五百蓋與長士候隨地命名非必以

義也十連一邑邑有假候補注先謙曰胡三皆擇其邑之賢材有

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謹妄改之耳籍

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

於內則軍正定於外補注先謙曰正即服習已成勿令遷徙師古

守其業也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已相救晝戰目相見

則足已相識驩愛之心足已相死如此而勸已厚賞威已重罰則

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

糧不可用也補注先謙曰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

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之也補注先謙

曰通鑑胡注引作意候也廷

字乃後登大治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德艾也音初亮反補注宋人謀改

且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易

治弓以六材其一為膠折膠與關而出車補注王文彬曰周禮弓人

向折白露將國蓋弓以膠為和秋至氣始凝乃勁而可折弓人

三其弓詩焉今人特以火膠補之師古曰使之言常乘時立威也先謙

車作軍是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之得勝運志氣而去

氣志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

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

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

所及靡不聞命師古曰意所不及者取其言師古曰自輔

勤求之命師古曰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師古曰翼天子師古曰此

和也翼助也是已大禹能亡失德夏師古曰長楸師古曰高皇帝親除

比音頻麻反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師古曰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師古曰亂

大害去亂從師古曰謂作亂者從謂台從者若六國時為從者也師古曰今書本

從下或有順字或有治字皆非也後人妄加之也補注劉奉世曰大害謂秦亂從謂項羽時漢得關中羽西向爭天下故曰亂從先諫曰官本注皆字上多一者字並建豪英已為官師師古曰師長也字或作帥音所類反

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已

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已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

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補注宋祁曰智當作知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

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各帥其志已選賢

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

數已匡朕之不逮補注先謙曰官本呂字上有將字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

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三大夫總謂當時受策者非止錯一人焉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

親諭朕志師古曰諭告也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承惟朕之不德吏之不

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師古曰永猶澤也惟思也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

隱上已薦先帝之宗廟下已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師古曰休美也篇謂

也簡朕親覽焉觀大夫所已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

之師古曰重音直龍反補注與自朕躬師古曰言朕自發親之稱

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張晏曰毋為烏虜戒之師古曰虜二三大

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宙孟康曰曹汝陰侯臣窳如淳

子也侯嬰穎陰侯臣何文穎曰廷尉臣宜昌補注錢大昭曰隴西太守

臣昆邪服虔曰公孫昆邪也師古曰昆讀曰所選賢良太子家令

臣錯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為密等所舉補注

齡策云師古曰爵王道堅所舉道伴伊呂科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

賢主莫不求賢已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服虔曰力牧

帝補注先謙曰官本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甯子而為五

伯長師古曰甯字與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臣

講議也退託於不明已求賢良師古曰自託讓之至也臣竊觀上

世之傳師古曰謂史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

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

與天地相終今臣宙等迺已臣錯充賦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

也補注沈欽韓曰充賦謂充貢於庭也通典選舉三長壽三年制

始令舉人獻歲元會列于方物前以備充庭亦此意也先謙曰注

日上奪如治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步茅臣亡識知昧死上

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已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

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師古曰親理萬機之務處于法宮之中明堂

之上如治曰法宮路寢正殿也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眾生之類亡不

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著音直略反燭已光明亡偏

異也師古曰燭照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師古曰被音皮

義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師古曰甘露凝如膏五穀孰

反祇孽滅案反物謂物失常性俗作妖者借字也賊氣息補注先

氣陰陽不正之氣爲災者也本書天文志迅雷祲風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子華子鑿氣伏息災疫不作變氣鑿氣與賊氣義同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

曰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

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

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

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眾

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曰己內恕及人師古曰己之心接之於人也

情之所惡不曰彊人情之所欲不曰禁民是曰天下樂其政歸其

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

後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鼓反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

臣竊曰五伯之臣明之師古曰伯讀曰霸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曰

國任之已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

師古曰各察己之材用不敢踰越而誣上

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

師古曰矜謂自伐也

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己亡能居尊顯之

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己苦民傷眾而爲之

機陷也

孟康曰機發也陷奔也

己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

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己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

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己顧其功

師古曰顧顧也而若今言雇賃也

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己也

補注周壽昌曰知與者取財以賞功無妄費也民知爲安己而用財故不恨也

其行罰也非己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

師古曰從讀曰縱

己禁天下不忠

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舉大者罰重舉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

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

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己傷民

師古曰更改也

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

曰傷國

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令施行致傷國也復音扶目反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

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穢汚之名

師古曰辟讀曰僻穢損也

汚辱也

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曰德匡天下

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

師古曰與讀曰與

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

民之眾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

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曰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

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曰秦事明之臣聞秦始

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

師古曰臣亦不然功

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

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

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

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

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



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

師古曰進前也言不在秦之前也

及其末塗

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愆亡極

師古曰者讀曰嗜

民力罷

盡賦斂不節

師古曰罷讀曰疲

矜奮自賢羣臣恐諛

張晏曰恐機發陷禍而為詔諛曰求自全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為恐懼而為詔諛也恐音丘勇反

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已隨善意

妄誅已快怒心法令煩懣

師古曰懣痛也言痛害於下懣音干感反

刑罰暴酷輕絕人

命身自射殺

爾注宋祁曰殺字下疑有人字若直言身自射殺未見其事必著人字義乃易了先謙曰上云輕絕人命

此殺字下不著人字亦可

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已成其威

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

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

爾注先謙曰吏家仕宦之家

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連

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

師古曰倡讀曰唱

絕祀亡世為異姓福

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

如

曰覆蔭也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補注先謙曰文帝二年

其開藉田廢去注末除苛解燒文穎曰燒煩燒也師古曰音如紹

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舉人亡帑師古曰謂除收帑相坐非謗不治

鑄錢者除張晏曰除鑄錢之律聽民得通關去塞張晏曰文帝十

傳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曰禮不曰庶孽畜之如淳曰孽疑也去

廣雅激疑也禮長老愛卹少孤舉人有期張晏曰早決之也晉灼曰刑法志云

其年免為庶人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張晏曰足用明

詔軍師補注宋祁曰師疑作帥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

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師古曰各親耕節

用視民不奢師古曰視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曰安海內

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

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曰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

有所隱愚臣竊曰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

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其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曰

神明不遺而聖賢不廢也師古曰遺棄也不棄神明之德不廢聖賢之名補注先謙曰當時神明周於事

後世聖賢稱其功故曰不遺不廢類注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

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明其世者謂之

天子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聽言篇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先謙曰能令當世之人明曉理道勉

為善良斯謂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

今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質也謂天子之財

見上文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補注先謙曰對在十五年云民不

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師古曰竟其所曰然意者陛下未之躬

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師古曰已然莫能望

陛下清光

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

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

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

師古曰言天子虛棄神明之德補注

先謙曰恐上神明不周致有廢事也

曰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

天下

師古曰究竟也

曰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

惑少茅之愚臣言

補注宋祁曰臣言臣字衍存之句不成

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

補注何焯曰班氏蓋亦不滿斯對云誼已死者所謂無豪易高也

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

是遷中大夫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

凡三十篇

補注沈欽韓曰藝文志法家龜錯三十一篇

孝文雖不盡聽

補注先謙曰史記云言削諸侯

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此云不盡聽微異

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

爰盜諸大功臣多不好錯

補注先謙曰獨舉盜者以錯死由盜言盜及諸大功臣也盜由中郎將都尉為

諸侯相告歸非大臣亦非功臣

景帝即位曰錯為內史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幸傾

九卿

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九一作公

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

有曰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堦中

師古曰堦者內垣之外游地也音人緣反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三

韓黃圖太上皇廟在長安香室街南馮翊府北武帝分內史為左右後又改左內史為左馮翊門東出不便錯迺

穿門南出鑿廟堦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

請問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堦為門請下廷尉誅上

曰此非廟垣迺堦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師古曰曰所奏不罷朝

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曰聞迺先請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曰

此愈責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

奏上上公卿列侯宗室莫敢難補注先謙曰官本公獨竇嬰爭之

繇此與錯有隙師古曰繇繇與由同錯所更令三十章師古曰諸侯謹諱錯

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

也補注先謙曰漢初常語相稱以公韓信裴敬淮南厲王諸傳及下文景帝謂鄧公君稱臣為公也此及史記陸賈傳父謂子為公

也非以錯位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師古曰讓貴也補注

上公而尊之

先謙曰史記作人口

錯曰固也

師古曰言固當如此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

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

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已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

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

補注齊召南曰按此二句補史記之缺竇嬰言盎以下云云則裁取

史記吳王濞傳中語丞相青翟等劾錯云云又補史記之缺但丞相青下不當有翟字此陶青也會竇嬰言

爰盎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

師古曰調謂計發之也音徒釣反

上問盎曰君

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庠

補注先謙曰田祿伯詳吳王濞傳

今吳楚反於

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

補注先謙曰今即也

上曰吳王卽山鑄錢

煮海爲鹽

師古曰卽就也

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庠

何已言其無能爲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

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

命鑄錢姦人故相誘已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

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趨

避東箱補注沈欽韓曰公食大夫禮注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甚恨補注宋祁曰一本上卒

問盎師古曰盎卒竟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分

音扶問反補注先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呂

故反名為西其誅錯復故地而罷補注先謙曰方今計獨有斬錯

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

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曰願念也誠實也盎曰愚計出

此唯上孰計之迺拜盎為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補注

沈欽韓曰公卿表丞相嘉薨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此與漢紀皆

譌為青翟文苑英華本錢大昕曰中尉嘉廷尉師古曰張敞

因武帝時有丞相嚴青翟相涉而誤也師古曰張敞先謙曰安王侯張敞為奉常見公

卿表廷尉師古曰張敞不云張姓疑顧誤也師古曰張敞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

可信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陸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

未下者可

師古曰吳臨淮二縣也

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

又欲呂城邑子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

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給

載行市

師古曰誰云乘車案行市中也行音下更反

錯衣朝衣斬東市

師古曰朝服也

錯已

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

曰道軍所來

如道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所來卽是從軍所來耳無煩更說道路也

聞鼂錯死

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呂誅錯爲名其意

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

師古曰拊音其炎反

上曰何

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呂尊京師萬世

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

師古曰卒竟也

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

仇

師古曰杜塞也

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



亦恨之

補注先謙曰恨悔也

迺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

師古曰漢中之

縣多奇計建元年中

補注宋祁曰著年字則俗而不古但言中則是史常體先謙曰史記作建元中年字當是

傳寫

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

師古曰鄧先者其名也補注何焯曰張恢生史記

誤衍作張恢先則以鄧先為先生者是也先謙曰正義引孔文祥云鄧公名先則一曰其名者用孔說也鄧先時免起家

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曰修黃老言顯諸公間

贊曰爰盜雖不好學亦善傳會

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之

仁心為質引義慷慨

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

張晏曰資財也適值其世得時其時已變

易

張晏曰謂景帝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有立字是

及吳壹說果於用辯師古曰謂身亦不

遂

補注先謙曰遂進也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

睹之經於溝瀆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官本

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曰全其宗

張晏曰趙者卒趙使趙

無注曰順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曰母前約故卒得不坐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李觀曰史臣直

錯父不逮趙括母何其節也。雖錯用至忠之略與趙括必敗之勢異也。使錯父爲之是阻其子爲忠也。孰可擬議先謙按官本注有罪上有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括字

爰盎通錯傳第十九

終

漢書四十九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漢書五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

師古曰堵音者補注先謙曰臣本顏注下有索隱堵韋昭音褚又音如字

地名屬南陽十六字蓋後人校注而刊本竄入

與兄仲同居已貲為騎郎

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

漢注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師古曰如說

是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下有儀字

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古師

日調選也音徒釣反補注宋祁曰百官公卿表云孝文三年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此傳云文帝十年不得調恐必有誤也先謙曰

釋之為廷尉不在孝文三年表誤

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

十年不調之語非誤也說見下

產不遂師古曰遂猶達補注宋

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

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

毋甚高論

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補注周壽昌曰漢文學黃老治雜霸道恐釋之遠舉三皇高談五帝故以卑之

毋甚高論為諒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曰失漢所曰

興者補注宋祁曰漢字上當存而字所以緩文帝稱善拜釋之為

謁者僕射補注先謙曰宋因史記有而字故云從行上登虎圈師古曰圈

也音求遠反補注王先慎曰黃岡漢獸圈九雜圈一在未央宮中

文帝問上林尉及馮媛當熊皆此處獸圈上有樓觀又長安志注

引漢宮殿疏秦故虎圈周市三十五步西去長安十五里先謙問

曰史記作從行登虎圈上字在問字上通鑑從之較此文為順問

上林尉禽獸簿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步戶反補注先謙曰百官

禽獸之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師古曰視其屬官皆不能對

大數也之而不能對故倉皇失措而左右視也顏注虎圈嗇夫從旁代尉

對補注胡說是盡不能對者上林尉非一人也虎圈嗇夫從旁代尉

對百官表有嗇夫此其類也上所問禽獸簿甚悉師古曰悉

欲曰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師古曰觀猶示也嚮讀曰嚮如嚮

之嚮官本作嚮是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張晏曰材詔釋之拜嗇

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補注先謙曰史記陛下曰絳侯周勃何如

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補注

周壽昌曰長者厚德之稱與陳平傳之長者為貴人異史記平準書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後書寇恂傳時人歸其長者章帝八王

傳論章帝長者三國魏志陳羣傳注引魏書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皆此類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

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

晉灼曰喋音牒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謀謀索隱漢書作喋喋喋多言也先謙案說文無喋字謀下云軍中反間也與此文無涉當

為唯或為詖也說文口部唯下云多言也詩曰無然唯唯言部詖下云多言也詩曰無然詖詖蓋引三家詩木與毛不同唯唯之為

喋喋詖詖之為謀謀通後人妄加木字耳且秦曰任刀筆之吏爭曰亟疾苛察相高師

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師古曰文具謂具文而已曰故不聞其過

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頽替也解在成紀今陛下曰嗇夫口辯而

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

舉錯不可不察也師古曰嚮讀曰文帝曰善迺止不拜嗇夫就車

召釋之驂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補注先謙曰徐行下不當更有

行字師古就衍文加釋耳史記作徐行問釋之具呂質言如淳曰秦之敝不重行字通鑑通志張釋之傳並同質誠也

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公車令屬衛尉漢官儀公車司馬令掌殿司馬門通典衛尉公車令曰胡廣云諸門各陳屯夾道其

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立戟以遮訶出入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

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

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補注周壽昌曰

事書呂刑正義云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

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師古

曰繇讀與由同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師古

曰廁岸之邊側也解在劉向傳補注王念孫曰外臨廁當依史記

作北臨廁劉向傳亦作北臨廁謂北臨霸陵之厓也時慎夫人從

向故下文指北山言之而漢紀亦云上望北山悽然傷懷則當作

北臨廁明矣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書地理志北山悽然傷懷則當作

相似故北誤為外史記晉仲連傳今本北字無反北之字心方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奏趣

也師古曰視讀曰示補注先謙曰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索隱走猶向也官本注不重奏字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呂歌合曲也倚音於絢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李注有書曰聲依永五字意悽

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呂北山石為棹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

可動哉師古曰紵音竹呂反斲音側略反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

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棹又何戚焉師古曰解

文帝稱善補注先謙曰劉向傳文帝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

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補注劉奉世曰渭上有橋非

志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程大昌雍

錄秦漢唐架渭者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者名便橋漢武帝造在

咸陽東南二十里者名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有一人從橋下

走補注先謙曰史記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尉屬委也

音之欲反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清曰長安縣人也補注聞蹕匿

橋下久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蹕止行也天官曰為行過師古曰言



既出見車騎即走耳

補注先謙曰史記既作即是也言以為天子

為行過四字不相屬矣即與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如渚曰乙令蹕

既形近致誤漢紀亦作即

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補注沈欽韓曰唐衛禁律車駕行

衝隊者徒一年衝三衛仗者徒二年如云罰金四兩是漢律較唐

律輕也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我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

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其也師古

曰公謂不私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

之則已師古曰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補注錢

大昭曰魏志王肅傳載肅言云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

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

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可而況行之乎肅謂釋之此語為

失當則可至詆為不忠之甚則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

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師古曰安馬也錯唯

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

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為吏所捕得也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

當乘市

補注沈欽韓曰唐盜賊律諸盜大祀神御物流二千五百里據此是漢律較唐律重也

上大怒曰人

亡道迺盜先帝器

補注先謙曰史記器上有廟字

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曰

法奏之

師古曰法謂常法補注先謙曰

非吾所曰其承宗廟意也

師古

議曰

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

如渫曰俱死罪也

陵土之逆補注劉奉世曰此等

然曰逆順為基

補注宋祁曰基字

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然曰逆順為基上疑有本字先謙

則下句當刪然字矣史記作然以逆順為差若以等為等差則是

且罪差然以逆順為差也豈其然乎案如云盜玉環不若盜長

今

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

張晏曰

言故曰取土喻也師古曰抔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

忍言毀徹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抔為抔勺之抔非也抔非應

盛土之物也補注宋祁曰新本抔作抔先謙曰注末三抔字官本

皆作杯是索隱張云不欲指言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又侵樞恐

傷迫切先帝故也案陛下且何曰加其法虐文帝與太后言之乃

顏云毀徹其義未明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

持議平迺結為親友

補注先議曰官本咸作敗引宋祁曰啟作咸

前漢五十

四

但山都侯自名恬啟史無載去人名一字之理史記以避景帝諱  
作王恬開注徐廣曰漢書作啟即知本文作王恬啟矣宋說無謂  
王念孫云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百官公卿表竝作啟此作咸者俗  
書啟字或作啓因譌而為咸宋祁反以作咸者為是謬矣先謙案  
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月餘拜為中尉據文紀後六年亞夫為將軍  
是為中尉即在其時此云中尉條侯周亞夫與張廷尉結為親友  
是釋之為廷尉亦當在後二三四五六七八數年間公卿表後元年  
有廷尉信孝景元年有廷尉馱以文紀及本傳參證文帝崩於後  
七年六月釋之事景帝歲餘由廷尉馱為淮南相明是釋之代信  
代釋之公卿表文帝三年下中尉將張釋之為廷尉在文帝三年則周勃  
馱之閒傳寫者誤移於前也若釋之為廷尉在文帝三年則周勃  
尚存亞夫未仕亦未封侯額二知故帝傳何得云中尉條侯亞夫  
與釋之結為親友且釋之見重文帝朝三年已為廷尉不應歷廿  
餘年不遷一階公卿表釋之後廷尉信前尚有廷尉昌廷尉嘉廷  
尉宜昌三人若謂釋之任廷尉直至文帝末年則明有四人更代  
如前免官而後復任傳不應不著其事若並未復任則傳云欲免  
去者為欲免何官事景帝歲餘又為何官乎又爰盜傳淮南厲王  
遷蜀爰盜時為中尉將據文紀厲王遷蜀事在文帝六年此傳云中  
郎將爰盜請徙釋之補調者豈有文帝三年釋之已為廷尉之理  
知本傳十年不調之語為不誤也通鑑書廷尉釋之事於文帝三  
年係治公卿表之誤漢紀知表誤乃敘釋之為郎事於孝文十年  
而於十三年書廷尉釋之奏當二事以意編次猶為未當梁出山

都侯王恬敗據功臣表云高后四年四月封八年薨孝文四年憲  
侯中黃嗣是釋之為廷尉山都已薨矣疑釋之未顯時風與山都  
侯為親友史公併書之以見釋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師古曰繇之名重一時班氏沿而不察耳

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師古曰已嘗劾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

見則未知何如補注王念孫曰欲見當依史記作欲見謝謂欲見

原有謝字明矣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補注先謙曰過貴也王生者善為黃

老言處士補注先謙曰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補注王文彬曰

盡會立案後漢蔡邕傳注居偕坐也時漢廷尊尚王生老人曰吾

鞮解師古曰鞮音武伐反補注王先慎曰說文鞮是衣也一作顧

謂釋之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結既已人或讓王生獨

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

廷尉方天下名臣補注先謙曰史記方吾故聊使結鞮欲已重之

補注宋祁曰聊使結鞮疑云聊廷使跪結鞮存廷跪二字乃是詳

了前語不可削也先謙曰史記作聊辱廷尉使跪結鞮宋誤記也

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猶尚已

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呂不能取容當世

故終身不仕補注先謙曰索隱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曰孝著為郎中署長氏鄭

曰曰至孝聞也師古曰曰孝得為郎中而為郎署之長也著音竹

助反補注周壽昌曰文紀陽三老孝著人帛五匹弟者帛人三匹

以後帝紀孝者弟者分列屢見此孝著疑孝者之誤薛宣傳云其

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亦孝者遷官之一證先謙曰史

記郎中作中郎集解引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據應說漢代自有

以孝舉為郎者師古正用應義王鳴盛以為謬解實不然也爰查

傳上幸上林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師古

郎署長布席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師古

年已老矣何乃自為郎也崔浩曰為自從也從何為郎此說非也

補注劉敞曰按文帝問因唐遂及居代時事則何自為郎正問從

何處來為郎崔說是索隱過音戈先謙曰索隱從何作何從是何

自為郎言自為郎得為郎郎之進身不一故帝問之次乃問其家

安在也顏云自為郎郎無自為之理劉云從何處來為郎則與家

安在相復矣居具以實對其進身之由及其家居趙代後徙安陵

悉陳之帝遂反居代時事也崔說得之顏劉具曰實言文帝曰吾

竝誤會耳輩過索隱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

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祚

補注先謙曰官本祚作祛案漢紀治要竝作祛通鑑作祛汲古本史記作祛官本作

祛未知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

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鉅鹿之戰當

是秦將王離

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張晏曰每食念監所

父老知之乎

補注沈欽韓曰方言凡尊老謂之倭或謂之父老周壽昌曰史記無老字蓋此以父老為稱史以父為稱

而以前老字

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

為年老也

師古曰大父祖

曰已猶耳補注先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父也帥音所類

諫曰史記作何以反將音子亮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官卒將集解徐廣曰一云官

士將索隱案國語閭閻卒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帥賈逵云百人

為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先謙案馮奉世傳云在趙者為官帥將

官帥將子為代相所稱即馮唐祖父也師古彼注云帥或作師其

義兩通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

牧為人良說

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

大說補注劉攽曰問廉頗李牧為人即是知其實矣

李牧為將

補注王念孫曰治要引此牧下有時字是也今本無時

字者後人不解其義而刪之耳時讀為而言吾獨不得

廉頗李牧而為將也而時聲相近故字相通賈誼傳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大戴記保傅篇而作時聘義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大戴記朝事篇而作時史記太史公自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漢書司馬遷傳而作時是其證史記亦有時字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恐懼之言解在陳平傳陛下雖有廉頗李

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眾辱我獨亡問處

摩師古曰何不問隙之處而言補注先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謙曰通鑑胡注引不下有於字此奪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

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補注先謙曰事在文帝十四年卬姓孫見文紀注功

臣上曰胡寇為意適卒復問唐曰公何曰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

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已內寡人制之闔已

外將軍制之章昭曰門中樞為闔師古曰音牛列反補注沈欽韓曰六韜立將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

之兵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

傳同錢大昭曰闔漢紀作闔同案爾雅釋宮緊謂之闔郭璞曰門

闔曲禮云由闔右李如圭云闔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束

曰闔東其西曰闔西先謙曰史記作闔集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

解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中樞曰闔

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

自用饗士

補注先謙曰索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卽租也案史記李牧傳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

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

先謙曰胡三省云一說不從中覆校其

所用之數亦通

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

百乘

補注先謙曰案隱案六韜騎萬三千匹

師古曰發張弩也音

疑衍史記無匹字索隱引如淳曰發騎張弓之騎也謂能控弦之

騎士有萬三千人騎可以匹言發騎以人言不以匹言是此文不

得有匹字明矣通鑑亦作發騎萬三千胡三省云弓弩引滿爲發

謂騎兵能射者亦其證也李牧傳選騎得萬三千匹發者十萬人

騎與發分爲二事則可言匹或此傳本作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

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富家子弟可任使也師古曰百

金喻其貴重耳服說是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劉氏云其功可賞

牧傳百金之士五萬人與此異是曰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

鄭氏曰澹音澹石之澹如淳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之胡

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補注錢大昭曰如說非

也匈奴傳但言林胡不言澹林先謙曰案注都甘切談既云音都

甘反不得又音談也談疑作淡集解徐廣曰澹一作澹索隱一本



作稽禮通鑑胡注譚林郎稽今案胡說是也李牧傳滅肅也破

東胡降林胡軍于奔走正與此傳合稽云滅林胡云降則稽禮

非林胡可知集解彼注引徐廣曰稽一作臨據此潯林西抑彊秦

亦為潯臨矣林臨以同聲通用稽林又以雙聲通轉耳

南支韓魏補注先諫曰當是時趙幾伯師古曰幾致於霸也幾音

謙曰官本無幾後會趙王遷立趙幽王其母倡也樂家之女用郭

音鉅依反五字

開讓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補注宋祁曰聚一作最王念孫曰史記案隱亦曰聚漢書作最又廉頗藺

相如傳之顏聚趙策作顏最念孫案作最者皆取之譌也說文取

財句積也徐錯曰古以聚物之聚為取取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

最少見取故書傳中取字皆譌作最補注元公羊傳館陶縣也

者依史記改之耳是曰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

租盡已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服虔曰私假錢也補注先

是史記集解通鑑胡注引竝作私廉假錢又史記無出字案隱案

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說是也或云官所別廉給也胡三

省云余謂當從漢書以私養錢

屬下句先諫案或說胡注是也

已饗賓客軍吏舍人是已匈奴遠

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

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李奇曰尺籍所已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

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曰尺籍書下縣移郡令家人子謂庶人之

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

家子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如注要作約下有或曰以尺簡書故

曰尺籍也十一字通鑑胡注引顏注作謂庶人家之子也是索隱

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

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二歲也故

與雇同案詳下終曰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

文意索隱是也補注宋祁曰繩字上疑有糾字句似長而義具先謙曰

曰法繩之宋說謬索隱不相應謂數不同也莫府解在李廣傳

其實不行吏奉法必用愚已為陛下法大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

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

補注先

注一歲刑為罰作漢

紀作罰及之非也

繇此言之師古曰繇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

也補注先謙曰上文數處皆言廉頗李牧因唐大父獨善牧故但

言牧事然舉牧即以例頗此處總結上文仍應頗牧並稱李當

為頗字之誤也治要引此正作陛下雖得頗牧漢紀同史記通鑑

並稱亦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師古曰說是日令唐持節赦

其證讀曰悅

魏尚復曰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日車戰之士也補注周壽昌曰史衛綰傳以戲車為郎又云臣從車士即此車士也先謙曰中尉之車士及郡國之車士皆得主之

漢紀作主中尉及郡車士表無車騎都尉官十年景帝立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七年案文帝十四年至後七年正十

年史曰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

官迺曰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與余善三字趙世家亦稱馮王孫言

云魏尚槐里人也補注發大昭曰尚無傳故於此記其里居猶公

云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

補注王先慎曰風俗通衛宣公太子伋之後居汲因以為氏案至通志氏亦畧以為汲衛邑其大夫所治之邑不必子伋是也

黯十世世為卿大夫

補注齊召南曰十世史記作七世呂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

馬孟康曰大臣任呂嚴見憚補注先謙曰史記嚴作莊謂以莊武

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

相攻固其俗不足曰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

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

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比音頻寐反補注先

謙曰通鑑胡注引比近也上有家人猶言庶人家也八字此奪

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

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已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已振貧民

補注王念孫曰史記臣過河內及河內貧人河內倉粟三河內並作河南是也蓋河內失火武帝使黯往視道經河南見貧民傷水

旱因發倉粟振之是黯未至河內先過河南故曰臣過河南若黯

已至河內而發粟振民則當云臣至河內不得言過矣此三河內

皆因上云河內失火而誤先謙曰王說

請歸節伏矯制辜

師古曰矯託也

是也通鑑三河內竝依史記作河南託奉制詔而行之

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

迺召為中大夫已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

言治官民好清靜

補注齊召南曰治官民史記作治官理民

擇丞史任之

丞及史任之

也鄭當時為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云律

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摠言丞史或

以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責大指而

亦是也胡三省云據漢制郡守之屬有丞有諸曹掾史已不細苛黯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為主

爵都尉

補注齊召南曰按公卿表黯以建元六年為主爵都尉列

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

補注先謙曰引史記作弘疑形近致誤

為人性倨少禮

師古曰倨傲也音居庶反

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

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

補注先謙曰所見之士不親附也

然好游

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爰盜之為人

應劭曰傳

伯梁人為孝王將素抗直也

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

補注先謙

補注先謙曰史記伯作柏

亦以此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

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

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

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

此也史略其辭耳補注周壽昌曰言欲上希堯舜耳觀黯對語知

張注誤會黯對為帝語也元朔元年詔云朕嘉唐虞而樂殷周即

帝所云云之語先謙曰周說是也漢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  
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

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愆也

補注先謙曰索隱羣臣或數黯曰數

責之音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

摩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

告者數終不瘳

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

滿三月則當免故優假之復賜告也唐會要八十一職事官假滿

百日即合停解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傅

嚴綬疾病假滿百日合停敕嚴綬年位俱高須加優異宜依舊秩

未要舉停此則出自特恩其常員百日例罷沿漢制也皇甫湜集

韓文公神道碑云病滿三月免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

職居官亡已瘳人

師古曰瘳勝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

弗能奪也

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賁音奔補注齊召南

去雖自謂賁育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

亦不能奪之矣

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

青侍中上踞廁視之

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

見大臣則御坐為起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

然則踞廁者輕之也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

見也

補注先謙曰

至如疑本作

上嘗坐武帳

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

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帳置五兵蓋以蘭綺圍四垂天子御殿之制如此有災變避正

殿寢兵則不坐武帳也先謙曰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

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補注何焯曰自為太子洗馬即以莊

臣之際也張湯曰更定律令為廷尉師古曰黯質責湯於上前

謙曰史記質對之也補注先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褻先帝之功業補

先謙曰淮南王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

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何為乃而公曰此無種矣

師古曰言常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補

誅及子孫也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補

先謙曰史記作黯抗厲天下謂刀筆吏不可謂公卿果然補注先

謂字官本作為史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師古曰

記同謂為通作字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重累其

足言懼甚也仄古側字也補注先謙曰言必用湯也則令天下之

民不安矣匈奴傳中行說云必我也為漢患者言必用我也則且

為漢惠句法一例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閒常言與胡和

親母起兵師古曰每四上方鄉儒術師古曰鄉尊公孫弘及事益

多吏民巧補注宋初曰通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曰幸補注

曰官本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曰阿人主取容補注

奪奏字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曰阿人主取容補注

曰常以此言面斥之互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毀辱

陷人於罔曰自為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陷人於上愈益貴弘湯

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史記

韓信欲誅之曰事師古曰曰事致弘為丞相迺言上曰右內史界

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補注

曰右內史即京兆尹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

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師古曰下大

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曰不拜補注先謙曰誠重言其尊貴如此



記作大將軍尊重益貴黯曰夫曰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師古通鑑作大將軍尊重

能降貴已證士最爲重也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曰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

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補注先謙曰史記有難惑以非四字語意

更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師古曰說音式銳反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

益不用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黯

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

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補注先謙曰黯時丞史謂黯爲東海太守時之丞史史記作故黯時丞相史則謂故

黯列爲九卿時之丞相史二義未知孰是黯褊心不能無少望師古曰褊隱也見上言曰

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補注沈欽韓曰文子上德篇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

積薪燎後者處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曰無學觀汲黯之言曰益

甚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

益非損益之益雖老子有爲學日益之語不能如此諷也下文帝云吾人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則明以此語爲妄發可知

上文云上方鄉儒術尊公孫宏黜常毀儒面觸宏等故帝以無學  
談黜也積薪之言出文子顏云出曾子今世傳曾子書無此語

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眾來降音胡昆反漢發車二萬乘補注先

官本作三案史記作二汲古本是通鑑亦作二萬乘考補注先

從民賞馬師古曰除買也補注錢大昭曰昭紀始元四民或匿馬

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迺肯出

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曰縣次傳之補注先謙曰令所過諸

也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師古曰罷上默然

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間見高門音

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

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已鉅萬百數師古曰即數臣

愚曰為陛下得胡人皆曰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曰

謝天下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之若二字塞百姓之心師古曰今縱不能渾邪帥數

萬之眾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

安中而文吏繩已為闕出財物如邊關乎應劭曰闕安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

出闕難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請曰無符傳出入為闕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闕妄入宮掖也從門綿聲如應劭臣瓚云則字當

為闕妄入為闕妄出亦為闕也先謙曰錢說是今本書及史記闕入宮掖亦誤作闕如史記作于其義兩通陛下縱不

能得匈奴之贏已謝天下師古曰贏餘也音弋成反又曰微文殺無知者五百

餘人臣竊為陛下弗取也補注齊召南曰臣上史記有是所謂庶其葉而傷其枝者也一句漢書刪去不

如本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

小法會赦免官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狩四年義縱代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年會

更立五銖錢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案黯以盜鑄事復拜官是其隱居祇一年不得云數年也

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已為淮陽楚地之郊也補注古曰郊謂交道衝要之

處召黯拜為淮陽太守補注王鳴盛曰黯下自言棄逐居郡又上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則淮陽是郡明

矣地理志有淮陽國無淮陽郡以表傳參考之高帝子友以高帝十一年立為淮陽王惠帝元年徙王趙則國除為郡高后以假立

惠帝子強為淮陽王強死以武代文帝立武帝立武誅則國又除為郡文

帝子武以文帝三年立為淮陽王王十年而徙梁則國又除為郡

景帝子餘以景帝二年立為淮陽王王三年而徙魯則國又除為郡

郡後宣帝子欽以元康三年立為淮陽王王三年而徙魯則國又除為郡

十年至王莽時絕郡國展轉改易凡八九次終為淮陽守當武帝時

之元始為據故言國而中間沿革俱略也黠為淮陽守當武帝時

其前申屠嘉亦當為之見本傳及爰盎傳此當惠帝元年後國除

為郡之時司馬安亦當為之見鄭當時傳惟夫亦當為之見本傳

田廣明與其兄雲中和繼皆嘗為之見景帝四年為郡至武帝時韓

延年亦當為之此則在昭帝時蓋自景帝四年為郡至武帝時韓

三年為郡者約九十年故為守之見於史者如此之多若鄭宏傳

兄昌為淮陽相則在憲王欽之國以後事矣辭辨難在詔詔親

辭詔有黠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子然後奉詔召上殿黠泣曰臣

自昌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師古曰填音大賢反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

狗馬之心師古曰思報效補注錢今病力師古曰力謂甚也補注

何力字屬下句讀似較順先謙曰周說是也史記本作臣常有狗

馬病力不能任郡事通鑑從之狗馬病猶言大馬之疾也是力字

應屬下讀官本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

願注在事下

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言願淮陽吏民不

相得師古曰顧謂思念也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言吏民不相安而失其所也吾徒得君重師古曰徒但也重威

重也臥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

矣師古曰與然御史大夫湯智足已距諫詐足已飾非補注先謙曰史記有

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二句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

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補注先謙曰如淳官本作師古

內懷詐已御主心外挾賊吏已為重補注先謙曰賊吏公列九卿

不早言之何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補注先謙曰言息不早言之

地也省文言何漢文有此句例周亞夫傳君侯欲反何伍被傳公獨以為無福何酷吏傳武帝問言何皆是公與之俱

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

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補注先謙曰武紀元鼎二年張湯自殺公卿表於是年書張騫為大行令是息

因湯事得令黯已諸侯相秩居淮陽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

罪去職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耳補注沈欽韓曰新書等齊篇諸侯之相尊無

一千四百四十石耳

補述先謙曰史記作七歲集解徐廣曰元鼎五年若十歲則至元封二年矣卒後上已黜故官其弟仁

爲太子洗馬補注吳仁傑曰史記作姑姊子是也釋親父之姊妹爲姑樊光引春秋傳姑姊妹爲證左傳正義古人謂

言之則爲姑之子於黯爲內兄弟自漢書言之則爲姊之子實黯之自出也此一字似不可削安文深巧善宦四

文飾而內刻深巧善宦其人巧猾而善宦也後世省文言之曰巧宦亦云善宦晉書潘岳傳仕不達乃作閒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

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此之謂乎此省稱巧宦也宋陳傅良詩文章輸善宦此但稱善宦也安厯官見公卿表者元狩元年書中尉

南太守卒昆弟已安故同時至一千石十人漢陽段宏補世先諱  
日史記作

假宏始事蓋侯信服虔曰景帝王皇后兄也信任宏蘇林曰任保舉官亦再至九卿補注

曰公卿表武帝元朔五年書中尉殷宏蓋即段宏段與殷宏與客竝以形近致謫也王念孫云索隱本段宏作段客注云漢書作段

宏是史記本作段客今本作段宏後人據漢書改之也凡隸書太字或作右形與各相似故從左從各之字傳寫往往相亂然

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姓纂鄭幽公

周壽昌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唐書嘗事項籍籍死而屬

漢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當為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補注先謙

稱項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

之名也補注先謙曰孝文時鄭君乃死也與司馬遷傳當時已任

孝文時補注先謙曰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同一文法當時已任

俠自喜脫張羽於隄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師古曰喜音

安國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

安諸郊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處也曰請賓客便臣瓚曰長安四面

郊祀之處間靜可已請賓客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謂

長安城外四面之郊耳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補注請謝賓客

劉奉世曰近郊乃三十里蓋字誤然不必分別遠近有存諸故人四字不可省夜已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當時好

黃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師古曰恐不稱其意自見年少官薄補注劉攽

者禮意不稱所自見即以為嫌然自見當屬上句先謙曰史記本

作其慕長者如恐不見無稱自二字是年少官薄應自為一句此

俗言自覺年少官薄蓋謙退之至故如恐不稱也師古曰大父謂祖父行音

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胡浪反補注先謙曰官本

行字注脫武帝即位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

右內史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建元四年曰武安魏其時議師古曰議田蚡及賢嬰

注在詹貶秩為詹事遷為大司農補注齊召南曰按史記作遷為

元光中至太初元年始改曰大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

亡留門下者補注宋祁曰邵本無下字王念孫曰案景祐本亦無

部三十人事部一百十六執賓主之禮曰其責下人性廉又不治

引此皆無下字史記同



產印奉賜給諸公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奉音扶用反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師古曰

日猶今言一盤食也補注沈欽韓曰具史記作算徐廣曰算竹器

按管子版法解成事以算者用稱量也注算竹器所以量物者音

質攷字書無算字說文贊竹器也則作算算者皆贊之壞脫此作

具益非風俗通愆禮篇太尉黃瓊葬豫章徐孺子負簞并步肅一

盤馥哭錢大昕正肉并是算之誤然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

此本字亦與管子同作算皆贊之誤師古曰候天子間隙之時其所謂說皆言長者也補注先

下長者諫曰下云言上不必復云說說字上下屬皆不成句顏說

非也說當讀曰悅間說猶言暇擇也候上從其推轂士及官屬丞

容悅豫之時其所進言未嘗不及天下長者師古曰推轂言薦舉又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

史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又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

車作常引已為賢於己補注先謙曰言其薦士及屬官務未嘗名

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曰

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清曰治行謂莊嚴補

嚴之誤也二字見後漢劉寬傳又吳漢傳朝受上曰吾聞鄭莊行

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辦嚴與裝嚴義同師古曰趨趨

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趨

日趨趨向也

和音桃不敢甚斤臧否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不敢甚引當否如漢臥反

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當時為大司農

任人賓客儲晉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率較作儲也師古曰儲謂受願賈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客

於司農載運也儲音子就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任人賓客為大農人樂解徐廣曰人一作入臣瓚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

事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儲人取庸直也或者實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通負也率較字亦作酤推推者獨也言國家

獨推酤也此云率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率較也先謙案本書下人字作入屬下讀義可兩通諸家解皆云任賓客而略

人字臣瓚以任人與賓客對舉是也任人謂見保任之入多通負人若富商大賈之屬與莊賓客並為大農率較取利也

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曰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

史如淳曰丞遷汝南太守數歲曰官卒昆弟曰當時故至二千石

者六七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兄弟子孫以莊故子孫二字不當可省武帝於汝鄭兩人並以東宮舊恩加厚待也

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修補注先謙曰史記有繫字兩人中廢賓客益落

師古曰落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贊云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當時死家亡餘財

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

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

蘇林曰邳音圭京兆縣名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公卿表翟公為廷尉在元光五年

賓客亦填門

師古曰填滿也音田

及廢門外可設爵羅

師古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後復

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

師古曰署謂書之

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

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

如是亦何已成名哉楊子曰為孝文親詘帝尊已信亞夫之軍

師古

曰楊子謂楊雄也信讀曰伸補注先謙曰楊官本作揚

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

師古

曰謂馮唐欲理魏尚故曰此言激文帝也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終

漢書五十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漢書五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補注先謙曰官本祛作祛下同通志賈山傳作祛故魏王時博士

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言博士弟子此最始亦疑弟子二字為衍文山受學祛所言

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嘗給事潁

陰侯為騎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潁陰侯灌嬰也騎者在侯家為騎士沈欽韓云續志之

也騎吏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補注先謙曰賈子先醒篇君好諂諛

而惡至言至言與諂諛為對是至言即直言之謂至之為言極也

文選鄒陽上吳王書察聽其至李善注引劉歆周易注云至極也

謂極言之後漢陰識傳入雖極言正義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

極言猶至言也蔡邕傳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說苑明主者有三懼三日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論衡至言棄捐聖賢距逆義竝與此同今人多以至言為至善之言幾疑山自名至言為誇

矣其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臣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

臣山是也臣不敢曰久遠論願借秦曰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

布衣韋帶之士

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曰單韋為帶無飾也補注宋祁曰韋帶南本漸本作革帶修身

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

補注先謙曰言賤士修身成令名昌

後世秦為天子通不然也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

師古曰數屢也任謂

役事也罷讀曰疲言疲於役使也

赭衣半道羣盜滿山

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

罪者眾也盜賊皆依山為阻故云滿山也

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師古曰戴目者言常

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

一夫大譁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

師古曰譁字與呼同

譁叫也音火故反嚮讀曰響

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

師古曰此

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此

作凡是始皇紀關內離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此總計之詞又云乃

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據此咸陽以西離宮止有二百七十非

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

補注沈欽韓曰新序刺奢篇魯孟獻子聘于晉趙宣子賜之三徒鍾石之懸不

移而具先謙曰官本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

鍾作鐘古本通借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房宇或作旁

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曰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旁阿近也八尺

日仞補注何焯曰一說近是然始皇紀云阿房宮未成欲更擇

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則阿房乃地名並近也

之解為贊其地在渭南上林苑中東方朔傳所謂阿城其遺址也

尤欽韓曰始皇作未畢而死故賈子過秦論秦紀並言二世復作

之東西五里南北千步補注先謙曰始皇紀東西五百步南北五

里南北五百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師古曰撓屈也言庭

步與此不同騎馳驚無所迫弱建立旌旗不屈撓撓音女孝反補注宋祁

日注屈撓下當有也字先謙曰屈撓撓音官本撓並作撓為宮

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

補注先謙曰始皇紀二十七年治馳道集解東窮燕齊南極吳楚

引應劭云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

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畢盡也瀕音頻又音賓宇或作濱音義

同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補注王先慎曰三丈中央之地惟皇帝

諸侯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厚築其外隱曰金椎

央三丈也不如令沒入其車馬蓋沿秦制

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己鐵椎築之師古曰築令堅實而使隆高耳不為甬壁也隱音於靳反補注周壽昌曰隱即穩字以金

堅築之使樹曰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

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曠空也廢也言為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之

庫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廢也言為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之

主先謙曰始皇紀穿合采金石冶銅鋼其內漆塗其外師古曰鋼

三泉下銅而致梓之也音固補注先謙曰官本治作治被曰珠玉飾曰翡翠應劭曰雄曰翡翠曰翠臣

大於翠師古曰鳥各別類非中成觀游上成山林補注先謙曰始

雄雌異名也被音皮義反奇器珍怪從臧滿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下具地

理是中成觀游也又云樹草木以象山是上成山林也爾雅丘一

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三成為崑崙丘郭注成猶為葬葬之侈至

重也秦穿治驪山蓋亦三成三泉致梓其下成矣服虔曰謂塊璞作冢

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服虔曰謂塊璞作冢

猶裸顆小冢也晉灼曰東北人名土塊為蓬顆師古曰諸家之說

皆非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已對冢上山林故言

蓬顆蔽冢也顆音口果反補注先謙曰顏氏家訓書證篇北土

通呼物一出改為一顆按出即塊字塊顆雙聲故塊亦為顆秦

曰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篤厚也

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曰聞願陛下少畱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音竹

仲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已

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曰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

日蒙冒地之礲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礲塋瘠薄也礲音

犯也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李奇曰皋水邊於地也師古

字疑也說詳文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

道不用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紂文王

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師古曰芻刈草

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也此周之所曰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

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師古曰霆疾雷也音廷萬鈞

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古曰特獨也執重非特



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

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補注宋祁曰平當作序

震之曰威壓之曰重師古曰震動也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

摧折者哉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賁音奔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

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李奇曰古有

過之史常在君側也師古曰箴諫詩諫無目之人公卿比諫李奇曰相

也或曰比方事類已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補注王念孫曰二說

均有未安余謂比諫當為正諫字之誤也言工誦箴諫詩諫

而公卿則正諫其非也諫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呂覽達鬱篇使

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

戚補察淮南主術篇公卿正諫博士誦詩替箴師誦庶人傳語史

書其過宰徹其膳說與此略同而皆作正諫大戴記保傳篇替夜

誦詩工誦正諫疑亦本作工誦箴諫公卿正諫而今本脫去箴諫

字也公卿四士傳言諫過補注先謙曰詳文勢此句不應獨有庶人謗

於道商旅議於市師古曰旅眾也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

之見義而從之所曰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

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補注先謙曰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

日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酌者少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餽

少飲酒謂食己而滿口也音屑祝餽在前祝鯁在後

餽不下也曰老人好饋鯁故為備祝曰祝之補注宋祁曰餽當作

餽同先謙曰王逸九思仰長歎兮氣餽結注餽結也洪興祖云與

當從明紀祝鯁當從本書說文無餽餽字餽下云飯室也餽也

云語為舌所介也並無食物室謂之義噎下云飯室也餽也

各別故兩祝之莊子外物篇墜則哽哽而不止則跖通為噎

塞似噎哽二字皆屬氣墜義亦可通然不如噎鯁之為當也公卿

奉杖大夫進履舉賢曰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師古曰修正

者故曰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師古曰視立輔弼之臣者恐

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

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己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

國富有天下破六國曰為郡縣築長城曰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

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

師古曰胡何也勝盡

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

下窮困萬民已適其欲也

師古曰適快也

昔者周蓋千八百國

補注沈欽韓曰王制

正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

呂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

過歲三日

補注王文彬曰不過歲三日當作歲不過三日此禮記王制文孔疏云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

三日自下皆然按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余按詩豳風七月云我

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禮郊特牲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是古者力役與於農隙之時以冬三月為候豐年一旬而三

日則一月而九日無年而力役不作則冬用九日而已日以旬為限歲以四豐為差故曰歲不過三日也若云不過歲三日則是歲

止以三日為限且猶有一日二日之差而城郭道渠之治安能暫時畢事乎又按本書食貨志毋過歲什一與此句例相似而義不

同先謙曰貢禹傳什一而籍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日為簿籍而正作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籍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日為簿籍而

稅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盛秦之形容蓋帝王之嘉致

皇帝曰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

師古曰勝堪也罷讀曰疲次下亦同一君之身耳所已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

弗能供也

師古曰弋微射也補注先謙曰言特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事又甚微然天下弗能供以此見欲不可縱也

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

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

師古曰言人人爲怨家家爲讎

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

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

著其功自己爲過堯舜統

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己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古曰

此說非也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理天下過於堯舜也其下乃言

呂一至萬之事補注先謙曰始皇琅邪刻石云功蓋五帝是自以

爲過堯縣石鑄鍾虡服虔曰縣石已爲磬也蘇林曰秦欲平天下

舜統也也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已鑄鍾虡言其著秦也虞

猛獸之名謂鍾鼓之村飾爲此獸虞音鉅補注先謙曰始皇紀收

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鏐金人十飾土築阿房之宮師古曰

二重各千石據此師古說是鏐虞字同

徒爲之飾音師

獲音山爾反自己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

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系世廣德

師古曰系古累字

已爲子孫基業無過二



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濱而莫之告也師

曰木旁決曰濱言天下之濱如水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

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

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

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譖言如醉說者又別為義與

此不同補注宋祁曰注文又言言而見聽南本浙本並無一又曰

言字余謂當存二言字先謙曰漢紀諸言則退作訟言如醉又曰

濟濟多士文王曰寧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也濟濟多威儀天

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曰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補

先謙曰禮大學云得士而敬之則士用補注先謙曰用之有禮義

一家仁一國興仁得士而敬之則士用補注先謙曰用之有禮義

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

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師古曰言心實憂死則往

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師古曰已

斂也塗謂塗墺也錫衰十五升而三臨其喪  
布無事其縷者也棺音工槨反

補注沈欽韓曰喪大

之在癸卯往焉謂公孫弘公孫卿公孫康公孫德公孫慶公孫嘉公孫康公孫德公孫慶公孫嘉公孫康公孫德公孫慶公孫嘉太和十八年

安定王休薨高祖自薨至殯車駕三臨改服錫衰素未斂不飲酒升加經十九年詔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

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

於武宮齋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傳  
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  
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

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

力盡死已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忘作亡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錢師古曰術亦作述補注

雅孫炎注通古述字術追猶詩言通追來孝也先謙曰古術述聿  
通皆通用土喪禮不述命注古文述皆作術禮器聿追來孝注

聿述也詩聿修厥德後漢東平思王宇傳作述  
修厥德聿語辭言追念祖考定天下之功也圖所旨昭光洪業

休德師古曰圖謀也休美也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

讀與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

月

德

師古曰厲精而為潔白也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

諸吏

補注錢大昭曰諸吏中常侍皆加官中常侍得入禁中諸吏得舉法

與之馳駭射獵

師古曰駭與駟同

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

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音式爾反補注宋祁曰江浙本廷作臣

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曰

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曰賦縣傳

師古

日賦給與也傳音張戀反

去諸苑曰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曰振貧民禮高年

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

師古曰一子不事獨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

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

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

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補注沈欽韓曰書其罪於衣赭今時猶然周官司圜加明刑疏云以版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於背表示於人

是明刑也後漢書河南尹李燮遇甄邵於塗使卒投諸溝中答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貴賣友貪官埋母先謙曰經教之人不

復衣赭沈說乃明刑之事於憐意不而賜之衣

補注先謙曰言罪人已赦歸與父子

合解見下文官本注文在衣赭下是



兄弟相見上憐其無髮則賜之巾憐其曾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

衣若書背則賜之衣也文特參錯其辭喜師古曰說是已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已相陛下也古師

助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

之所已順陛下也師古曰天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痿疾

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補注先謙曰說

從容延年之意也說詳韓信傳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

風師古曰鄉今從最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免伐

狐補注宋祁曰免疑作菟先謙曰此已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

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

者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已夏歲二月師古曰時已十月為歲

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夏音胡雅反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修先王之道下則為之為作謂為謂古通

王引之云夏與漢之二月皆建卯之月也因修先王之道故以三

代言之而稱夏歲二月欲明所用之二月合於古耳非謂漢之二

月在子月不在卯月也漢紀文帝紀載此文正作歲二月無夏字蓋漢初之二月與夏同故或言夏歲二月或言歲二月義得兩通若漢初以夏之二月為五月則漢月之名與夏絕殊荀悅不得省夏字矣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補注先謙曰言乃可從容遊豫耳古者大臣不媒師古曰媒狎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補注先謙曰君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補注沈欽韓曰新書人不得與宴游官人篇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伎藝之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侍以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曰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曰稱大禮師古曰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稱副也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補注先謙曰與樂同節也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補注先謙曰非當計

之事不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

下其議諫曰為變先帝法非是補注先謙曰漢紀上書及諫除鑄錢令並列五年案除盜鑄錢令在五年據此文其

後云云是前上書不同在五年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補注

年明矣通鑑列前書於二年先謙曰官本訟作誦引宋祁曰誦疑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王念孫云訟古通作誦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漢書作誦漢書陳

湯傳谷永上疏訟湯漢紀作誦皆其證也子京疑誦當作訟而後

人輒改之皆未達六書假借之旨先謙案訟作誦古借字然非所

謂六書假借之旨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已戒鄧展曰淮南傳棘蒲

旨也王說誤矣十伍開章謀反補注齊召南曰按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反見淮

南王傳此文應云柴武子疑唐字訛先謙曰淮南傳但言棘蒲侯

太子奇不云柴武柴奇也文紀作棘蒲侯柴武高五王傳稱棘蒲

侯柴將軍功臣表云棘蒲侯陳武子奇以反誅不代與柴唐無涉

疑別有一柴唐章下詰責師古曰其所上對曰為錢者亡用器

子不可考矣也而可曰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持令民為之

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畜養也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補注先謙曰長久也不

可長非長久之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曰廣諫爭

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補注先謙曰景帝中六年定鑄錢棄市律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

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曰文辯著名久之吳王曰太子事

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

引秦為論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

秦倚曲臺之宮

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師古曰倚恃也音於綺反補注王先慎曰黃圖未央東有

曲臺殿蓋緣

懸衡天下

服虔曰闊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直曰衡猶稱之權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如師

古曰此說秦自曰為威力強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

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虔是也補注王念孫曰如說是也縣

衡天下謂法度加於天下耳李善注文選仍用如說引申子曰君

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若讀衡為從橫

之橫則縣衡二字義不可通且始皇已滅六國無庸連衡也下文

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乃說二世時事與此無涉亦非以從橫對

文也先謙曰官本

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

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注權作衡是也

文選不犯

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

容反補注先謙

上有人字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注先謙

曰文選李善注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爲援也

曰叩函谷咸陽遂危

師古曰叩擊也何則列郡

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

補注先謙曰引秦爲諭以見富強不足恃也其言不相親救亦與下救兵不專相應

爲今胡數涉北河之外

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史記曰秦惠王上覆

飛鳥下不見伏菟

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也言上射飛鳥下盡伏菟

也師古曰覆盡是也音芳目反補注劉奉世曰自胡涉北河以下蘇說最近之陽已知趙連匈奴吳交越不欲斥言故諺其辭而云

胡攻趙越攻吳四國有怨救兵不專漢梁淮陽不能關城不休救助己欲吳王曉其諺辭也然文意僻澀故不可通

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

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補注宋祁曰不止姚本作不至先謙曰文選作

不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

應劭曰趙幽王爲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

長子遂爲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弟辟彊爲河

六齊望於惠后

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

日高后割齊濟南郡爲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

爲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爲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

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曰此怨之補注先謙曰惠后訓爲惠帝呂后於文不順釋詁后君也文選東京賦薛注后帝也惠后創惠帝齊悼惠獻城陽尊魯元呂后所爲皆在惠帝之世故其

子六王追怨惠帝時事一說是也割濟南琅邪乃城陽顧於盧博  
在呂后稱制時與惠無涉官本注王台二字作后城陽顧於盧博  
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已趙  
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呂二郡王之章失職  
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補注齊召南  
曰按地理志盧縣濟北王都博縣則濟北屬縣耳注當云盧博濟  
北地先謙曰文選注引孟說又曰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  
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案謂城陽王喜顧念濟北王興  
居誅死事而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欲報怨也  
師古曰三子為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欲作故  
引宋祁曰別本注文自張晏至墓故漏此二十一字故報怨當作  
欲報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  
怨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師古曰二說皆非  
也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非不敢相救也補注  
先謙曰陽意本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諸  
國不肯專為吳以兵相救即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意而謬言胡數  
入邊諸國各懷私怨大王不以為憂恐無專救漢者文選注以孟  
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  
義乃可明最為得之如說四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  
國不敢相救師古駁之亦是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  
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  
可恃也補注到奉世曰越水長沙者陽蓋謬言越先以水軍



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先謙案梁孝王初王淮陽後徙梁仍兼

有淮陽下文所謂環子王梁代益以淮陽故云梁并淮陽之兵下

淮東越廣陵則可以過糧道漢兵截西河守漳水則可以助大國

之威勢而胡又益進越又益深吳趙腹背受敵其何能支不言遇

吳人之糧而言越人惡指斥之然使梁越廣陵以遏越糧則吳之

不國顯然矣此可以互文見意也大國謂漢不必指趙上云胡窺

邯鄲下云胡亦益進趙且破滅豈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

能與吳為援李注較明尚多未當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

流霧雨咸集師古曰襄舉也補注宋祁曰南本徐錯改交聖王底

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師古曰底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

慮如滴曰改易精思則無國不可奸師古曰奸音干補注先謙曰

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已歷數王之

同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已歷數王之

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

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風側聽高尚美悅為王之義也說

日臣居魯則聞下風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

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補注先謙曰

選志作至李善注云劉歆周易注至臣聞驚鳥案百不如一鶚孟

極也謂極言之據此志為至之語臣聞驚鳥案百不如一鶚孟

極也謂極言之據此志為至之語臣聞驚鳥案百不如一鶚孟



曰鵲大鵲也如鵲曰鵲鳥比諸侯鵲比天子師古曰鵲擊之鳥  
鷹鵲之屬也鵲自大鳥而鵲者耳非鵲也案古累字鵲音楊

全趙之時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補注先謙曰全趙之時猶韓

武力鼎士袷服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袷服盛服也鼎士

臺也在邯鄲袷音州縣之縣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袷服左傳振振服虔

袷服也袷字在新附中亦謂之袷服左傳五年傳均服振振服虔

以均服為黑服古戎服尚黑戰國策左師觸龍曰老臣賤息舒祺

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注云黑衣戎服先謙曰文選注服虔

曰袷服大盛玄黃服也鼎士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師古曰幽王

叢臺本臣墳說亦見善注引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謂趙幽王友

也湛讀曰沈沈忠言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

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淮南厲王長也然而計議不得補注先謙曰然

西也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然而計議不得補注先謙曰然

古者而與則同義故然則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

亦為然而說詳萬石君傳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謂專諸賁

謂孟賁皆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師古曰畫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

古勇士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計也音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

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張晏曰據函谷關立為天子諸國聞文帝入

明意不安也臣瓚曰文帝入關而立曰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

未明而起師古曰瓚說是補注先謙曰寒心如履冰也銷志戒遠

樂也官本注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應劭曰

未有也字 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

和儀父也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為天子也義讀曰儀父讀曰甫

深割嬰兒王之帝於骨肉厚也或曰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

招為梁王師古曰或說是也補注劉奉世曰使東牟朱虛東言其

東使就王封也錄陳轉而義父者似謂悼惠而不可考據褒其

後故封其子皆為王封時有幼者故舉言嬰兒也下文自言梁代

淮陽文三子是矣則知此或說非也先謙曰義父文選作儀父據

劉說疑是悼惠字也壤子王梁代如淳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揚

遠引邾子故為不倫壤子王梁代雄方言梁益之閒所愛謂其肥

盛曰壤或曰言深割嬰兒王之壤壤土也壤字當上屬也師古曰

或說非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江浙本謂作諱於理最切言謂者漫

而無統沈欽韓曰方言壤盛也秦晉或曰壤梁益之閒凡人言盛

及其所愛倖其肥盛謂之壤斯說多如地勢旂訓云結繩作

按此壤子解作盛子不可通穀梁隱三年傳吐者外壤食者內壤

疏引麋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壤子謂

出土分與諸子也先謙曰文三王傳代王益曰淮陽補注先謙曰

武徙王淮陽復徙王梁太原王參徙王代益曰淮陽文帝十二年

武自淮陽徙王梁史表云淮陽為郡是時益併卒仆濟北囚弟於

屬梁賈誼傳所云割淮陽北邊列城以益梁也濟北王興居反見誅

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應劭曰仆僵仆也濟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

囚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

囚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

囚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

雍所已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師古曰什首

赴補注先謙曰新垣平以謀反誅也言濟北厲王之死皆以象平

等故非天子恩不厚也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

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補注先謙曰謂漢用事大大王弗察

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如滔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

氣鼎其在不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則我吳遺嗣不可期

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服虔曰過誤也

於世矣師古曰言吳當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

城破之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水作兵不畱行師古曰言無所稽畱

灌下荆王作項王皆淺人妄改

曰文選注攻之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

易故不稽畱也

水攻則章邯已亡其城陸擊則荆王已失其地如滔曰荆亦楚

皆國家之不幾者也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

險之慮也師古曰言漢朝之安諸侯不當妄起邪意應說是也補

注劉攽曰幾讀曰冀先謙曰國家謂吳言高帝之成功有天命非

今所可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補注宋祁曰內疑作納先

幾幸也

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

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師古曰忼

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師古曰介謂間厠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

等疾之先謙曰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曰惡謂讒孝王怒下

陽吏將殺之陽客游曰讒見禽恐死而負衆師古曰衆音力瑞反

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言爲世所誦病也遭譏而死身被惡名是負衆也迺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

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曰爲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

虹貫曰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

貫曰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曰爲君爲燕丹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

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昂義亦如之補注王先慎曰

集解引如淳曰白虹兵象曰爲君列士傳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

然也改選則期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曰不徹也先慎接

乃軻發後事陽特舉以見軻之精誠達天取與衛先生之事爲配

如李泥於正文以見虹貫日不做知事不成釋此文畏字之義衛

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造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

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昂食干應之

也如滔曰太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補注先謙

白天之將軍誠字引宋祁曰精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

字下疑有誠字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謂鞠問也音信補注先謙曰官本鞠作

鞠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

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

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李斯竭忠胡亥

得寶玉也補注宋祁曰玉人南浙本並作玉尹是弓箕子陽狂接輿避世張晏曰接

極刑張晏曰李斯諫二世以是弓箕子陽狂接輿避世與楚賈人

陽狂避世師古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

曰與音弋於反後猶下也母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

胡亥之聽師古曰以謬聽母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

心子胥鴟夷

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鴟夷受子胥沈之江鴟夷楮

字下當有也字先諫曰索隱韋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臣始不

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

孟康曰初

頭不相知補注宋祁曰此注未安趙本孟康作師古南本初相識

作初不相識先諫曰初相識謂識面也至白頭不相知謂不知心

也故向如新識面之人注文不誤宋說誤也集解引桓譚新論言

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文選注引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

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即引孟注於至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

字上妄增不相知三字文義益不可通傾蓋如故交蓋駐車也補

注先諫曰索隱傾蓋如故如吳札鄭僑也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

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轡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敬

之義故云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已奉

丹事

張晏曰於期為秦將被護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

遣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齊往師古曰之往也藉

假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刎已卻齊而存魏

孟康曰王奢齊臣也

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已奢

故也義不苟生已為魏累遂自刎也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

秦而故於燕魏也所已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

是曰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

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

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已弊齊終死為燕也師古曰

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亡軀故曰為喻補注沈欽韓曰韓策公仲數

不信於諸侯諸侯謂之蘇代曰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與此語類

晉注令閔王厚葬以敗齊此蘇代為燕昭王非蘇秦也秦傾齊之

事亦不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

止一端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城君欲殺之亡入魏魏文侯

厚遇之還拔中山補注先謙曰魏世家樂羊為魏文侯拔中山說

苑復思篇吳起為魏將攻中山為軍人吮疽無白圭取中山事圭

與孟子同時問答排呂覽先識篇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畱之

白圭辭去又之齊齊王欲畱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圭云二國

有五盡必亡後中山果亡於趙齊潛王為燕所破殺與孟子時事

昭合是圭實當後中山亡時若前中山之見滅於魏時代不相及

也此蓋別一白圭與樂羊吳起同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

時為魏將兵者官本注不重魏字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

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已駃騠孟康曰駃騠駿馬也生七

有議謗而更食已珍奇之味師古曰食讀曰飢駃音決駃音題

白圭顯於中山師古曰白拔中山之功而尊顯也

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已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

相信師古曰析分也豈移於浮辭哉師古曰不曰浮說而移心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

士無賢不肖

補注宋祁曰南本賢下有愚字衍字不可從

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腹脚於

宋宰相中山

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補注先謙曰集解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索隱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

范睢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

應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齊疑其曰國陰事告齊乃掠笞數百拉脅折

齒師古曰後入秦為相封為應侯拉摧也音盧合反補注錢大昭

曰文選拉作摺案春秋公羊傳莊公元年拉幹而殺之史記公子

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摺其脅楊雄傳范睢以折摺而危穰侯晉灼

曰摺古拉字先謙曰索隱應侯傳作折脅摺齒是也說文云拉摧

也音力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

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

師古曰言直道而行不求朋黨之助謂忠信必可恃也畫計也音獲補注先謙曰信

必然之畫以為計畫必行

是曰申徒狄蹈雍之河

果於自信交史記作位是曰申徒狄蹈雍之河

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為小流也言狄初因蹈雍遂

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又曰江有淹河有雍雍音於龍

反服虔曰雍州之河非也補注王念孫曰雍讀為養謂蹈養而自

沈於河也井九二養敝漏釋文養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璞曰

音汲養水經晉水篇作縣養是養與雍古字通也史記作申徒狄

自沈於河索隱曰新序作抱養自沈於河負石入海皆欲其速沈於

水耳莊子謂申徒狄負石自投於河意與此同漢紀孝成紀荀悅



曰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魂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徒狄

蹈蘧之河此尤其明證也服虔以爲昭雍州之河師古以爲初

雍遂入河皆失之遠矣先謙曰官本注人也作介士也下服虔曰

作服云索隱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韋昭云六國

時人漢書云又爲後人因誤注而安改也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

也師古曰負石者欲速沈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論語識曰徐

衍負石伐子自釋守分亡身握石失軀宋均曰鯀猶教也力之切

不容於世補注宋祁曰容字下一添義不苟取比周於朝曰移主

上之心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言皆義不苟取

朋黨比周相權杜預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曰政應劭

日比近也周密也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曰政應劭

人也聞秦繆公賢欲往干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曰國應劭

之乏賁乞食曰自致也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曰國應劭

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

舜禪短布單衣適至軒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

召與語說之曰爲大夫師古曰矸字與岸同軒厓也蔣止也舒音

下諫反曼音莫幹反補注宋祁曰注文高字合作商韓昌黎詩云

爲我商聲謳乃用此事也浙本亦作商歌索隱商歌者謂爲商聲而

曰宋說是也集解引應劭說正作商歌索隱商歌者謂爲商聲而

歌也或云商旅人歌也二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

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

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師古曰季孫魯大夫

季桓子也名斯論語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蓋桓子故使定公受齊之女樂欲令去孔子也宋任子

冉之計囚墨翟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補注齊召南曰子冉史記作冉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冉當另是一人文穎注非也

索隱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

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夫曰孔墨之辯不

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已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師古曰美金見

毀眾共疑之數被燒鍊曰至銷鑠護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

而不覺知補注沈欽韓曰周語眾志成城眾口鑠金注眾口所誑

雖金猶可消鬼谷子權篇眾口鑠金言有曲故也御覽八百十一

風俗通稱俗說云云與師古同非本意也先謙曰索隱大顏云讒

人積久諧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為之消滅也此師古所本案

金骨皆以最堅者言眾口積毀雖金可鑠骨可銷也不常如顏說

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師古曰伯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日齊之二王證也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相刺篇越人夷吾戎人

由余待譯而後通並顯齊秦則子臧又名夷吾沈曾植曰潛夫論

論榮篇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入蠻而功顯齊秦德立諸夏越象與由余並舉疑即于越史記作越人蒙蒙蓋象字之誤先謙曰

索隱引張晏云子臧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或是越人蒙字也

補注先謙曰係繫二字不當連用史記文選係作拘是也奇偏無義史記作阿偏奇與阿形近致誤也史記文選並無浮字公

聽並觀垂明當世師古曰公聽言不私也並觀所見齊同也補注先謙曰顏說非文選李善注並觀言無偏也

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

管蔡是矣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周之二叔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丹朱堯子讎敵未聞按書云無若丹朱傲

惟授遊是好暴虐是作朋淫于家其與父為讎可知也史記作則骨肉出逐不收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

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師古曰侔等也伯

日郭去而字一本是目聖王覺寤損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為字下有比字應劭曰燕王噲賢其相子之欲薊曰燕國乃大亂田常陳恆也

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師古曰

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官本損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

作捐是史記同而下衍能字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

者觀其胎產師古曰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修之補注先謙曰

索隱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倘書作封比干之墓又

唯云剗剔孕婦則武王雖反故功業覆於天下師古曰覆猶被也何則欲

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張

呂師人勃鞞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袿及文公即位用其言呂免

類此補注宋祁曰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曰虛辭借也補注

先諫曰文選加作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

裂之師古曰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已

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繒丘之

者眾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

眾仕也叔敖曰吾三相楚而不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

禮愈恭是已不得罪於楚人也補注先諫曰官本注繒作狐仕作

何而不作而身是文選注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處丘相進

之三月而相楚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材自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

灌園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陳仲子也其先與齊同族兄載為

仲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溢聘之欲已為相仲子不許遂夫

妻相與逃而為人灌園終身不屈其節補注先諫曰官本載作載

是益注王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注王

作錄注王思必報案報當屬士言豫讓所謂眾人遇我以眾人之功可報者

我以國士報之也注王人主推誠隆禮以待士自為可報之地陽欲梁

王懷此意也注王觀下文架犬路客荆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見顯示

軻要離云云語意自明李說未合注王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見顯示

向也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以鄭注中庸訓素為向故以素為心所

向然非此所謂素也情素猶情實也下文云濟北見情實即此所

謂見情素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注引史記披心腹示情素醢

傳而釋之曰素猶實也俗作慤集韻曰慤誠也情素與心腹對文

則素非心所向之謂王文彬曰顏訓素為心所向是心所向為素

猶心所之為志也後漢張衡傳注素猶志也但此非素本義說文

業下云白緇縮也管子水地篇注無色謂之素蓋素為質始推言

之凡物之不加雕飾者皆謂之素故廣雅釋詁云素本也中庸素

其位而行即謂本其位而行此所謂素亦謂心之本然也訓向訓

實皆微隔又案此處文意情素乃根心腹為言與下文肝膽德厚

對文言披心腹以見情素對稱又失之墮肝膽施德厚師古曰墮

德厚也王以心腹情素對稱又失之墮肝膽施德厚師古曰墮

規反補注沈留植曰墮與隋通儀禮墮祭諸篇參差或作墮或作

隋是其證也說文隋裂肉也裂肝膽即上文剖心析肝意先謙曰

王念孫謂墮當訓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師古曰無所吝惜也

詳刪通傳於義並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師古曰無所吝惜也

也言舉情素德厚盡達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補注王文彬曰文選

之於士而無所愛惜也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補注王文彬曰文選

從浙本作狗則近古

而語直先謙曰史記文選並作狗李善注戰國策刁跖之客可使  
髡謂田單曰跖之狗或吠堯非其主也吠音吠並同跖之客可使  
刺由應劭曰盜跖之客爲其入使刺由由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  
聖王之資乎然則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應劭  
軻爲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閔閔欲殺王  
子慶忌要離詐曰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曰劍刺  
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荆  
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湛讀  
曰沈補注劉敞曰王充書言秦怨荆軻并殺其九族按浙本郭  
非必沈之水也宋祁曰淳化本作荆軻景祐本無荆字按浙本則  
本去荆字云據注無荆字南本徐錯亦減荆字錢大昭曰閔本則  
下有荆字王念孫曰劉說是也論衡語增篇云傳語云軻若荆  
軻之閔言荆軻爲燕太子刺秦王秦王誅軻九族其後秦雖無道無  
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軻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  
爲盡誅荆軻之里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好增事者  
則言町町也仲任不信町町之說而信滅九族之事矣且荆軻湛七族  
異而大同則漢時傳語固自有荆軻滅族之事矣且荆軻湛七族  
要離燔妻子相對爲文則正文內常有荆字若無荆字則應注當  
云軻荆軻也今直云荆軻爲燕刺秦始皇則正文元有荆字甚明  
師古所見本偶脫荆字遂云不知何人誤矣諸校本去荆字卽惑  
於師古之說也史記新序文選皆有荆字先謙曰治要引此文亦  
有荆字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軻湛

七族卽用此文明有荆字師古未深考耳索隱七族父之姓一也  
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  
及妻父母凡七族也要離事見呂氏春秋先謙案張說曾祖至曾  
孫無同在一時被誅之理索隱說是論衡云九族眾多同里而處  
亦以戚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曰闇投入於道眾莫不按劍相  
族言也

眇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蘇林曰柢音蒂張晏曰柢根下本也

輪困離奇委曲盤戾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困音去輪反離  
音力爾反奇音於綺反一日離奇各讀如本字補注先謙曰離奇

史記作而爲萬乘器者已左右先爲之容也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與之屬也容謂彫

刻加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抵怨結而不見德師古曰隨

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衡明珠曰報其德故稱隨珠和氏之璧卽  
卞和所獻之玉耳抵適也音支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雖出隨侯之

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文選同末句作抵足有人先游則  
結怨而不見德此傳寫誤倒治要引此文亦作結怨

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師古曰先游謂進納之也樹立也補注今夫

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師古曰羸瘦也一日羸謂無威力雖蒙堯舜

之術挾伊管之辯師古曰伊伊尹管仲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

蒙作包索隱謂蒙被堯舜之道也是小司馬所

見本與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

當世之君師古曰開謂陳說也補注王念孫曰文選李善注引小雅曰開達也念孫按李說是先謙曰史記文選作難竭

精思欲開忠信則人主必襲案劍相晒之迹矣師古曰襲重也是言躡其故跡也是

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巧株之資也補注先謙曰巧官是呂聖本作朽是史記同

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呂其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

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而不牽乎卑

亂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師古曰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為佞人奪其計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亂作辭引宋

卑辭作注先謙謂下言語上不得言辭史漢本是也故秦皇帝任

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史記秦王寵臣中

庶子蒙嘉為先言於秦王非蒙恬亦非蒙名傳文脫嘉字耳呂信

先謙案蒙嘉事并見燕策新序此文史記文選皆作蒙嘉

荆軻而七首竊發師古曰七首短劍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

呂王天下應劭曰西伯出遇呂尚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



王

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大公非因舊故若鳥鳥之巢集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觀卒遇共成王功若鳥鳥之巢集也故補注索隱韋昭云呂尚適周如鳥之巢也先謙案諸說

皆非也亡史記作殺秦任蒙嘉未為荆軻所殺亦未以此亡國是

信左右不得指蒙嘉則用鳥集亦不指太公也秦二世信趙高殺

身亡國是信左右而殺亡也鳥集猶言鳥合也周武王伐紂至孟津八百

諸相歎後必相吐是以鳥集為鳥合也周武王伐紂至孟津八百

鳥集而王也文意承上文推究言之何則曰其能越變拘之語馳

域外之議師古曰舉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師古曰昭明今人主沈

諂諛之辭牽帷廝之制孟康曰言為左右便侍帷廝臣妾所見

集解引漢書音義亦作帷裳據此是漢書本有作裳者文

遷作牆李善引音義作帷牆先謙案玉篇牆同牆注僻當為辟

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皁

日皁皁音在早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漢書音義曰皁食馬器

以木作如槽索引韋昭云皁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

皁也又郭璞云皁養馬之器也先謙案韋說非也牛不當與驥同

皁故以喻賢愚雜處此文用牛驥又不同總謂牛馬畜類耳官本

應作標此鮑焦所已憤於世也

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古曰鮑焦

字同怨時之不用己采藏於道子貢難

曰非其時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  
謂菜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世下有而不留富貴之樂七字索  
隱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李善注引列士傳與  
顏說同蔬皆作蔬末云蔬即古蔬字案此注亦當作蔬後人妄加  
草耳若本作蔬謂菜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曰私汙義底厲名號者  
須加釋云蔬謂菜也

不曰利傷行師古曰底厲言其自修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師古曰曾

子至孝曰勝母之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里作縣案

歷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名不順也尸子以為

孔子至勝母母曰暮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

而不宿其說不同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歌

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歌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

於位勢之貴師古曰寥廓遠大之回面汙行曰事詔諛之人師古

邪也汙不潔也音一故反或曰汙曲也音一胡反補注沈欽韓曰

荀子勸學篇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詔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王先  
慎曰案回訓為邪邪而不詞說文回轉也後漢郎顗傳注回易也  
孟子梁惠王下篇注面向也轉頭領此謂轉易其向而汙  
穢其行耳史記司馬相如傳回首而內即回面之意後漢西南夷  
傳諡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晉書應貞傳方隅回面並與此  
義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蔽之中耳師古曰堀與

曰欽補注先謙曰歲時廣記作嚴嚴集  
解並為嚴嚴作注是此文傳本不同 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

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為漢嗣王

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補注先謙曰太后宮自使梁國士眾

築作甬道朝太后補注先謙曰自王邸至太后宮門築甬道通往來爰盎等皆建曰為不

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

蓋相望賣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曰為不可故見讒枚先

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曰先生枚乘夫子嚴忌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

迺思陽言深辭謝之補注先謙曰深辭猶深談也齊曰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

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師古曰素與相知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

曰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怨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

也曰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補注先謙曰言以太后之尊且親不能止也況臣

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已十數得茅焦為

鄒大義

鄭氏曰齊人也應劭曰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

為陛下危之臣所言畢乃解衣趨後遂為母子如初始皇非能說其

言也迺自強從之耳

師古曰說

茅焦亦庶脫死如毛楚耳

師古曰

言纔免於死也廬音巨刃反補注先謙曰廬與僅同毛與毫同廬與釐同公羊昭二十四年杞伯髡楚釋文楚本作釐墨子禽滑釐本書儒林傳作禽滑楚言茅焦僅免於死祇如毫釐之差耳文三王傳毛楚過失亡不畢陳與此同也故事所已難

者也今子欲安之乎

師古曰安焉

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

韓魏時有奇節吾將厯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

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

先日欲獻愚計已為眾不可蓋

師古曰蓋覆蔽也補注周壽昌

竊

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

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

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

補注先謙曰王美人即孝景王皇后也蓋侯名信

鄒陽留數日乘

閒而請曰

師古曰閒謂空隙無事之時

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

古師

日使令謂役使之人也令者力或反

愚慙竊不自料願有謁也

師古曰料量也謁告也

長君跪

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

師古曰言獨一無耳無所比類也

而

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益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

后佛鬱泣血無所發怒

師古曰佛鬱積也佛音佛

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

長君危於桀卵

師古曰桀卵者言其將墮而破碎也

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

為之柰何

師古曰懼讀曰瞿音居其反瞿然無守之貌

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

注補

先謙曰呂覽博志篇注精微密也

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

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

如淳曰太后宮及帝宮也

金城之固也

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

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

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曰已殺舜為事

師古曰言日欲殺也

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

服虔曰音界予之界也師古曰地名也音界今界亭是也在零陵

夫

仁人之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已後世稱之魯公

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

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季友不採其情而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本

情而誅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繼

春秋曰為親親之道也師古曰公羊之說也魯哀姜薨於夷孔子

曰齊桓公法而不誦曰為過也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也淫於二

齊地也法而不誦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已免其親也補注王

念孫曰法猶正也故論語作正而不誦信二十年穀梁傳南門者

法門也法門即正門史記賈生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

又云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家語七十二弟子

篇云高柴為人篤孝而有法正大戴禮勸學篇夫水出量必平似

正義師古以法為守法則於義稍迂已

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補注先謙曰此

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補注先謙曰七國者連吳數

之去吳則為六國七當為六

字之誤下文枚乘傳吳王

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

齊王自殺不得立嗣

補注劉奉世曰齊孝王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首善即立其子此云不得立嗣者蓋嘗有為

此議者耳

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瓚謂濟北王曰

日復音俱畧反補注何焯曰獲事與鄒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陽相似牽連書之先謙曰漢紀獲作蠟

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瓚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

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

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

為五音灼曰四分即權不足曰自守動不足曰扞寇

師古曰扞禦也音胡旦反

補注王念孫曰動當為執字之誤也徐廣曰二所職也權輕則不足

足以守國執弱則不足以扞寇執與權正相對若作動則與權不相對矣師古云權謀動力不能扞守加謀力二字以曲通其義而不知勁為執之誤也漢紀孝景紀作勢不足以扞寇以是明之

又非有奇怪云曰待難也

如清曰非有奇材異計欲曰為亂逆也但假權許吳曰避其禍耳晉灼曰非有

言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而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

堅言於吳也補注宋或曰徐鍇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蘇林曰改云作亡子謂云義安不須改

也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鄭莊公曰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

其曰生易死已存易亡也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鄭莊公

大夫雍氏曰女妻莊公而生突昭公既立宋人誘祭仲而立之而宋

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曰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官足齊

於大國荀順其心欲已全昭公也祭音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

之端師古曰鄉讀曰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張晏曰歷過黑招燕

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師古曰從今吳楚之王

練諸侯之兵毆白徒之眾師古曰練選也毆與騷同白徒言素非

日管子乘馬篇四乘其甲二十有八白徒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

三十人呂覽決勝篇應與白徒皆來會戰師古曰半步曰跬音

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跬音

行義直可行一作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

曰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師古曰區區小貌也是曰羔犢之弱而扞虎

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功義



如此尙見疑於上齊肩低首繫足撫衿師古曰齊肩使有自悔不

前之心張晏曰悔不與吳西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

料之師古曰料量也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據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

師古曰西山謂嶺及華山也抵至也據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

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師古曰淪入也補注先願大王

留意詳惟之師古曰惟思也孝王大說師古曰悅使人馳言聞濟北王得

不坐徙封於淄川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引宋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

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補注錢大昭曰說苑正

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淮陰之為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

稱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補注錢大昭曰說苑正

乘等俱仕吳疑說苑誤也先謙曰乘游梁後上書重諫吳王合如

說苑所稱特以後事加前書為不同也文選作得全者昌失全者

亡齊世家流于髡曰舜無立錐之地曰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曰

得全全昌失全全亡

王諸侯

師古曰聚聚邑也音才喻反補注先謙曰選注韓子曰舜

尺之地

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

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

言不絕三光之明也

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曰直

諫

師古曰言父子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

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曰一縷之任係千鈞

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

也馬方駭鼓而驚之

師古曰駭亦驚也鼓擊鼓也

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

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已復出

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黃曰今子士

也位卑國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

於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旁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

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

間不容髮

蘇林曰改計取福正在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師古

者免於禍也音土活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孫必若所欲為危於

案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補注先謙曰官本太作泰今欲

極天命之壽做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師古曰數盡也究竟也不出反掌之

易曰居泰山之安而欲乘案卵之危走上天之難師古曰走趨此

愚臣之所曰為大王惑也補注宋祁曰景德本云此愚臣之所大

是也有此三字則文義不順後人以下文復說吳王書云此臣之

所引為大王忠也遂妄加此三字耳景祐本及漢紀文選羣書治

要皆無此三字說苑正諫篇同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

愈疾師古曰背音步內反補注先謙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補

王念孫曰官本注文在御背而走下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

文同孫曰知當為如字之誤也不如二字與下文兩莫若一不如

例若作不知則與下文不合矣補注先謙曰欲人勿

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鄭氏曰音慘館之愴

文音字上當有倉字注須復文為訓故必待倉字乃足沈欽韓一

曰逸周書天地之間有倉熱善用道者絕無錫孔晁注倉寒也

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謂發火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補注先

選注呂氏春秋曰夫湯止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

救火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文子曰不治其本而養由基楚之善

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戰國策蘇厲

步而射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補注先謙曰楊葉百

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

非止見百步之中故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曰基納其基絕其

胎禍何自來師古曰納猶藏也何自來言無所從來也補注先謙

以並受此丕丕基泰山之雷穿石補注先謙曰說文雷屋水流也

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謂極單一也一梁謂井

統古綆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井上四文之幹常為汲索

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木井上呂為欄者也孟云鹿

盧失其義矣統綆皆音便契契皆刻也音口計反補注錢大昭曰此句說苑作引繩久之乃以挈木幹當作韓說文韓井垣也从韋取其市也軌聲井韓是井上木欄久汲為綆契斷沈欽韓曰孟說是也莊子則陽篇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司馬彪云極屋棟也又文選西京賦薛注三輔名梁為極余目驗河陝間於高阜穿井深蓋數十丈橫木為梁兩頭鹿盧綆之繞梁欽者數寸一人轉汲聲聞百步先謙曰文選單作屏李善注屏盡也與晉說同據沈目驗孟義優矣文選加乃為殫不可從官本注梁下謂作為謂為同字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師古曰靡盡也補注沈

三引尸子語與此同索作繩先謙曰漸音漸漬之漸靡音摩說詳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贊顏說非夫銖銖而稱之

**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乘

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呂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師古曰徑直也補注沈欽韓曰文子上德篇循繩而斷即不過懸

衡而量即不差又上仁篇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淮南泰族說苑叢

談並夫十圍之木始生如櫨足可搔而絕手可握而拔師古曰如

同之生牙也搔謂抓也搔音索高反抓音莊交反補注沈欽韓曰莊

子人問世音義崔云環八尺為一圍先謙曰文選注尸子曰千丈

之木始若櫨足易去也莊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

子曰櫨梓初生可抵而絕

其損有時而盡

師古曰磨亦磨也底柔石也磨皂石也皆可已磨者磨音聲

種樹畜養不見其

益有時而大積德業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

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

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卽位御史大夫鼂錯爲漢定制

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

師古曰鄉讀曰嚮

曰誅錯爲

名漢聞之斬錯曰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

補注劉攽曰此枚乘說吳王後是後人以吳事

寓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又取律武帝始通此已云南距羌笮之塞益知其非先謙曰顧炎武云上云吳王不納乘等去而

之梁此云復說吳王蓋吳王舉兵之時乘已家居而復與之書不

然無緣復說也何焯云前篇儒者之文此作過別高下劉氏以爲

後人以吳事寓言是也先謙案據說苑言梁孝王中郎枚乘爲書

諫吳王稱君王之外臣乘云云觀上是乘在梁寓書吳王實有其

事特所錄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師古曰卽今

書異耳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榆林關在勝州榆林縣東三十里東北臨河秦卻匈奴之處隋開皇三年於此築城置榆林關城南至上都

塞按始皇本紀三十三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

中者千五百里皆謂榆林地也

補注宋祁曰笮當從艸下同王念孫曰史記西南夷傳云秦時常

領略通五尺道此諸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

而而蜀故微駘書是秦已通西南夷而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復棄

之而屬蜀故微也司馬相如傳載相如之言亦云邛笮冉駹秦時

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此言秦南距羌笮之塞非特未之考耳先謙曰官

邛笮武帝始通此云秦南距羌笮之塞非特未之考耳先謙曰官

本注才

作力

陵君无忌常總五國御秦有地資也

補注先謙曰籍讀曰藉本書通作

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

力一心曰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

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

之義師古曰修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

之所明知也師古曰地十倍於秦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

秦原百倍於秦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

秦原百倍於秦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

秦原百倍於秦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

秦原百倍於秦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

秦原百倍於秦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

秦原百倍於秦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

秦原百倍於秦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

秦原百倍於秦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

秦原百倍於秦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

秦原百倍於秦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

秦原百倍於秦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

秦原百倍於秦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

秦原百倍於秦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

秦原百倍於秦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

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曰為吳禍師古曰言勸王之禍也此臣

所曰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曰訾於漢李奇曰訾量也師古曰音子私反譬猶蠅

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師古曰蚋蚊屬也蚋音芮又謂當之也

音人悅反補注先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師古曰失職謂被削黜

失其常分今漢親誅其三公曰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

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

而居過於中國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作韋昭夫漢并二十四郡十

七諸侯方輪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

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王也四方更輪錯互更出攻也如淳曰東方諸郡已封王侯不封者二十四耳時七國謀反

其餘不反者十七也東山吳王之府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軌而輪錯出貢賦入於天子猶

不如吳之富也補注王念孫曰方猶並也言郡國之貢賦並輪錯出運行不絕也淮南汜論篇注方並也微子曰小民方興相為敵

讎宋世家方作並荀子正論篇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漢書刑法志並作方是方與並同義呂刑方告無辜於上謂



並告無辜也鄉射禮不方足謂不並足也爾雅大夫方舟謂並兩

舟也沈留植曰地理志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此所謂東山蓋即

章山也先謙曰說文方併船也象州舟省總頭形是訓並乃方本

義也東山文選誤山東又注引張云錯互出攻明此注下更字衍

轉渠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清曰言漢京師

自給也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大

倉師古曰瓚說是也鄉讀曰鄉補注錢大昭曰海陵屬臨淮郡先

謙曰今泰州治官修治上林雜曰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

本大倉作太倉

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孟康曰曰江水洲為苑也韋昭曰長洲在

元和志長洲苑在蘇州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

長洲縣西南七十里

臨道上蘇林曰吳曰海水朝夕為池也師古曰三輔黃圖未央宮

有曲臺殿補注宋祁曰注文上字下當有也字先謙曰朝夕之池

史記曰者傳所謂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也朝夕後為潮深壁高

汐字補注類篇海潮汐池也海濱朝曰朝夕日沙

壘副曰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曰為大王樂也師古曰言

游宴之處踰天子也補注宋祁曰景祐本無以字王念孫曰景祐

本是也此以字涉上文此臣所以為大王患而衍上文當有以字

此不當有三復之而其義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師古曰十

自明漢紀文選皆無以字

真五分無患故云尙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

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張晏曰天子舟立黃龍於其端也師古曰鄧通曰權船爲黃

頭郎蘇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羽林騎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

之饒道師古曰饒古餉字補注錢大昭曰魯東海漢紀作虜東海師古曰饒與積粟固守

志有魯國東海郡梁王飭車騎習戰射師古曰飭與積粟固守

曰備榮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夫三淮

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齊王殺身已滅其跡晉灼曰齊

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樂布開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

曰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枚乘諫書即

已稱之二傳不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淄川

同當有誤者注先謙曰晉說非也言四國爲齊所扼不能出而合兵非謂趙四

見誅也注文濟南官本作濟北齊召南云濟北係濟南之譌趙四

邯鄲按諸傳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走中閭五十日爾三國圍

齊三月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圍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走

後一月外事又乘此書云梁固守以待吳飢則是未飢以前安得

而美左十一

已知齊王殺身與四國不得出兵及趙囚之詳此不可掩亦已明

疑乘書非真事後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

矣師古曰言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屯兵方

十里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言將兵而

也吳軍之北已距吳非北地良家子也張羽韓安國傳弓高宿左右

不將漢兵如說非也補注先謙曰張韓並詳安國傳弓高宿左右

服虔曰韓頽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也後弓高侯竟將輕騎絕兵

吳糧道師古曰宿止也言弓高所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也

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補注先謙曰文選作太息誤也二句重言

紀作軍不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

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補注錢大昕曰弘農置郡在武

帝元鼎四年而景帝時已有弘農都尉何也漢初弘農當屬河南

郡蓋為河南都尉而治弘農元鼎中即因都尉治為郡治耳沈欽

韓曰子訓函谷關本在弘農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

此弘農都尉乃關都尉也

所好不樂郡吏曰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補注

日西京雜記梁孝王遊忘憂之館集遊士各使為賦枚乘為柳賦

路喬如為鶴賦公孫說為文鹿賦鄒陽為酒賦公孫乘為月賦羊

勝為屏風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陽安國罰酒三升孝  
賜枚乘路喬如捐五匹先謙曰藝文志賦家有枚乘賦九篇

王夢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適已安車

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已蒲裏輪補道死師古曰道在道病死也

道字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迺得其孽子皋孽古曰皋字少孺

是乘在梁時取皋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怒補注先

本乘上更分皋數千錢畱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師古曰共

王之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冗從爭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

子也謙曰官本無見讒惡遇罪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補注

注末五字惡與證同說文證相毀也玉篇烏古切廣韻又烏路切字通

作惡見讒惡即見讒毀上文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彼注曰惡

謂讒毀也戰國策史記家室沒入皋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

漢書皆謂相毀為惡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補注宋祁曰得之大喜越本無之字王

得者即謂上得之無庸更加之字張耳陳餘傳陳涉生平數聞耳

餘賢見大喜但言見而不言見之文義正與此同漢紀孝武紀相

如作子虛賦上得讀而善之亦但言得而不言得之也文選兩都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御覽文部三及十六引此並作上得無之字

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補注先謙曰平善樂館注見武紀

之拜為郎使匈奴皋不通經術諛笑類俳倡李奇曰諛嘲也師古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該音恢俳音排嘲音竹交反補注宋祁曰注文嘲南

本作譌後人不識改從嘲耳先謙曰官本竹上無音字為賦頌好嫚戲師古曰嫚褻汗也音慢曰故得媒黷貴幸師古曰媒狎也比東方朔郭

舍人等而不得此嚴助等得尊官師古曰尊高也武帝春秋二十九適得

皇子羣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祿祝師古曰禮

月令祀於高禘高禘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祿祠而令皋作祭祀之文也補注宋祁曰皇子祿祝浙本皇字下有太

字王先慎曰按立皇子祿皇子即謂戾太子武五子傳云武帝年二十九適得太子甚喜為立祿是為皇太子立祿也且上云朔皋

作皇太子生賦此處不應但稱皇子漸本有太子是也又上文武帝春秋二十九適得皇子與武五子傳年二十九適得太子文法

正同是此文亦當作適得皇太子傳寫奪太字耳受詔所為皆不御覽五百八十七文部引此文正作適得皇太子

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皋奏賦曰戒終師古曰令與皋為

賦善於朔也

補注何焯曰奏賦戒終有詩人之從行至甘泉雍河

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

馭狗馬整鞠刻鏤

師古曰整足楚之也鞠弓韋為之中實曰物上

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

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

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皋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揚

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麻廟之下高文典

冊用相如御覽入十八引漢武故事曰上好詞賦每行幸及奇獸

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下筆而成初不謂

思相如造文彌時而後成上每歎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

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皋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

又言為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娼東方朔

日娼音欺詆猶刑辟也師古曰詆毀也娼醜也詆音丁禮反又自詆娼其文骯骯曲隨其事皆

得其意師古曰骯古委字也骯頗諛笑不甚閒靡補注王先慎曰

關靡李善注開婉而柔凡可讀者百二十篇補注先謙曰藝文志

靡先謙曰它本閒作閑前漢五十一

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尙數十篇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

補注錢大昭曰東里蓋鉅鹿縣之里名

父爲里監門

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已爲牒編用寫書

師古曰小簡曰牒編聯次之

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

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

蘇

日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常山有石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今流俗書本云常山石邑丞後人妄加石字耳補注沈

欽韓曰據蘇林注則舊本石邑丞晉灼所見乃誤耳

坐法免復爲郡吏元鳳中廷尉光已治

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

張晏曰光解光補注齊召南曰按此李光也公卿表李光以元鳳六年爲廷尉四年

免張晏以成哀間解光當之非是先謙曰官本注張晏作師古是

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

廢宣帝初卽位溫舒上書言宜尙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

之禍而桓公已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

師古曰伯讀曰霸

近世趙

王不終

補注先謙曰趙王如意也不終謂不得其死

諸呂作難而孝文爲大宗

補注先謙曰大

與太繇是觀之師古曰繇與由同禍亂之作將已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

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

文帝永思至惠已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補注先

遐邇一敬賢如大賈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

是已固圖空虛天下大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補注王

漢紀孝宣紀變化作變亂異舊之恩補注王作傳異之德念孫案上文曰

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下文云深察禍變之故補注王故曰繼變亂之後若

至聖則作變亂者是也宣帝繼昌邑王之後故曰繼變亂之後若

作變化則非其義矣補注王宣十五年左傳注曰雋絕異也雋異之思謂非

誤在異字之下耳補注王宣十五年左傳注曰雋絕異也雋異之思謂非

常之恩下文曰蘇頌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所謂雋異之

恩也若作異舊之恩則非此賢聖所已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

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已昌邑尊親援而立之師古曰援

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已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已

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古曰披肝膽決大計



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已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

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

正始受命之統補注王念孫曰命字涉上文受命而衍上文云春

且與改前世之失對文則本無命字條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已

明矣漢紀及說苑貴德篇皆無命字補注何焯曰

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補注何焯曰

後頗峻刑罰廷尉王平坐縱不道下獄棄市所謂宜改前世之失

者溫舒不敢斥言故以秦失尚存立論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

皆隱以譏切昭帝時事也當以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

杜延年黃霸傳中語參觀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補注何焯曰

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補注沈欽韓曰新書先醒篇懷王問于賈

博號也非為先生也為先醒也先謙曰先生忠良切言皆鬱於胸

謂儒生也儒者褒衣大冠故曰盛服先生乃秦之所已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

師古曰鬱積也  
師古曰鬱氣此

之患父子夫妻勸力安家然太平未治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

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矧者不可復屬師古曰矧古絕字屬連也音之欲反補注沈欽

韓曰說苑政理篇衛靈公問于史鮒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錢大昭曰說文矧古文

絕象不連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師古曰度書大禹謨載咎

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無罪之人人所曰常寬恕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常作崇今治獄吏則不

然上下相毆師古曰毆與驅同刻為明師古曰毆與驅同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

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曰死人之血

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曰萬數此仁聖之所

已傷也補注宋祁曰所以傷也江浙本並無以字予謂存以則語

無以太平之未洽凡已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

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已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

誣服也漢紀作則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已明之補注先謙曰令其

飾妄辭以示之指道指畫引導

也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師

上略反補注王念孫曰案晉注精孰是解鍛練二字周悉是解周

字致之法中是解內之二字如此則周內分爲二義矣案內讀爲

納納補也周密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言言密補奏中之辭陳非謂

致之法中納納補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言言密補奏中之辭陳非謂

納練之工不能織錦納納補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言言密補奏中之辭陳非謂

納練之工不能織錦納納補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言言密補奏中之辭陳非謂

納練之工不能織錦納納補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言言密補奏中之辭陳非謂

納練之工不能織錦納納補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言言密補奏中之辭陳非謂

納練之工不能織錦納納補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言言密補奏中之辭陳非謂

納練之工不能織錦納納補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言言密補奏中之辭陳非謂

納練之工不能織錦納納補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言言密補奏中之辭陳非謂

納練之工不能織錦納納補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言言密補奏中之辭陳非謂

語宴居有師工之誦注誦謂箴諫也是師工之誦即為師工之誦也左傳二十八年傳聽與人之誦亦謂與人之誦也今人見風上有之字疑其不訓為風師古注本書風讀曰風悲痛之辭也故者不可枚舉而此文獨無注則亦如字誤讀矣

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鵲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師古曰鵲也反誹

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

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詬恥也

則能受於汙濁人君之善御唯陛下除誹謗召招切言補注何焯

下亦當忍恥病也詬音垢則所謂除誹謗以招切言者亦反霍氏之政也開天下之口廣箴

諫之路埽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已廢治獄補注

日廢除也謂除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

去治獄之弊政幸甚師古曰與天長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

日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補注錢大昭曰顏說非也漢制諸侯王

國亦有少府不名私府百官表詹事中長秋私府令長丞皆屬焉

然則私府皇后之官也諸侯王之后亦有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

之耳先謙曰廣陽燕王旦太子建所封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廩養

暴骨方外師古曰求為卒而隨使至匈奴也補注周壽昌曰求以廩養卒給之出使匈奴非自求為卒也先謙曰官本注

在臣曰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

官師古曰曰其言無可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

從祖父受麻數天文曰為漢厄三七之間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

年二百一十年也至平上封事曰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師古

帝崩二百一十年上封事曰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師古

上書所謂涉三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

孫皆至牧守大官補注何焯曰建武永平吏事深刻故班氏有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曰禮諫君君子曰為有後師古曰臧孫達魯

公取郤大鼎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聞之曰賈山自下孟康

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曰德賈山自下孟康

謂割切之也蘇林曰劇音摩厲也師古曰割音工來反補注錢大

昭曰說文無劇字古作摩易繫辭云剛柔相摩京房曰摩相體切

也沈欽韓曰風俗通皇霸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曰  
為莊上借號白下摩上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為大官不絕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終

漢書五十一